

書叢本基學國

疏義羊公

(二)

著立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二)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十一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郟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

年齊遷紀郟郟郡之郟在都昌縣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晉宋魯閭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澚移不書〔疏〕注據澚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郟婁田自澚水傳云其言

自澚水何以澚爲竟也何言乎以澚爲竟澚移也注魯本與郟婁以澚爲竟澚移入郟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澚移所以爲災者儻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澚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

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

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卽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鄆。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子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

故從在國辭。〔疏〕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

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

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其言歸于鄫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鄫非紀國而言歸〔疏〕

注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卽上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

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鄫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既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隱之

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

書書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

之〔疏〕

注叔者至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闕信

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僅以歸鄫爲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賤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杜義本此○注鄫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按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繁露竹林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鄫以起之同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爲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

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

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三十二年鄭伯接本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當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當接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爲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慎言云八月經有甲午歷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歷爲九月按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

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孔父、荀息

見桓二年僖十年○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

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嘗之重辭之

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秋正辭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卽皆削而不舉。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覆以道之也。○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類及之也。

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疏〕

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左氏言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強禦。故言此以

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杜預之說。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撥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何賢乎仇牧〔注〕據與孔父同也〔疏〕

注據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據叔仲惠伯不賢。今此傳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

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

不畏彊禦。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禦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拊克。禦禦與。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

寤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禦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拊克。禦禦與。拊克相對不侮。禦禦不畏彊禦。禦禦與禦禦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圍。又作強圍。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圍兮。王注。彊圍。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已在丁曰。強圍。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圍。逸周書諡法篇。威德剛武曰圍。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懟昭

元年左傳。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疆不可禁。亦以禦與疆同。圍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長疆圍。顏注。疆梁圍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強禦。

其不

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

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

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

注散放也。呂覽貴

當云。狸處堂而衆鼠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薛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顧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

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疏〕

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大夫。

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籀。葉本籀作薄。按當作籀。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辭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

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博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博。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穉。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匿。穉或謂之棋。所以投穉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穉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夫弈之爲數。注。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博博古通用。說文。穉。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冑作穉。箇。穉碁也。局博所以行穉。圍棋也。荀子大略篇。六武之博。楊倞注云。卽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崑蔽象碁。有六穉些。王逸注。崑。玉也。蔽。穉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穉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簿箸謂之箭。死專。簿也。廣平。枰也。曲道。碁也。圍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簿。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弈。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碁之變。由不可旣也。亦卽弈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滄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弈秋以碁局取譽。注。弈。圍局也。碁。卽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碁。弈爲圍棋。博爲局戲。說文。穉。局戲也。六箸十二碁。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穉。王注。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簿。方言。所以行穉謂之局。鮑宏博經。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塞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卽後世之雙陸。弈卽圍碁。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碁。故說者或合或分。焉。魚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篇。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鰾。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

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奔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奔旨云夫博縣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奔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
 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奔甚明蓋奔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
 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與奔益遠矣焦氏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疆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
 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
 此處也爾處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博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
 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
 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

注淑善○爾雅釋詁云淑善也
 詩曹風鳩鳴云淑人君子是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

〔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
 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猶嗟美莊公頤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

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

〔疏〕注故許至以言○釋文許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許面相斥責相告許也玉篇許攻人之陰私也廣
 韻許面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許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許也 閔公矜此婦

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
 傳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有魯

侯孰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

妒其言〔疏〕

說文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吾躬。列子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

顧曰：此虜也。

〔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

注顧謂至虜也。○顧謂側婦人曰：這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斬。虜執虜者。

禮記曲禮云：獻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殺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滑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

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

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疏〕

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滑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

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

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

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異也。俞氏越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為不調。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為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至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木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若言何至是也。

萬怒。搏

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

注脰頸也。齊人語。○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閔本。監本。毛本。頸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暨。

立也。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唯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潁公於蒙澤。

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

注：手劍至罵之。○闕

本監本：毛本，拔作技。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股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持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應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手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暗噓叱咄，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臂撥仇牧，碎其首。〔注〕

側手曰撥，首頭〔疏〕

唐石經：臂作辟，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撥非臂撥也。經義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

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攬。說文：攬，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撥常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撥，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覆。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撥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撥。故說文無撥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搗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撥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撥。○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擊撥。注：撥，讀楚人言殺。○注：首頭。○離騷：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齒，齒也。齒，象髮，謂之髮，髮即齒也。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注：闔，扇。○校勘記：唐石

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即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獵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博弑君而

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

新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顧不旋踵。韓詩外傳

八載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也。○獵，鄂本同。闔本，監本，毛本，獵作獵，是也。釋文：獵，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木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獵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博至誅之。○各本博作搏，誤。依鄂本闔本正。宋本誤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專也。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

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

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卽此注彊

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齊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忠明當防之，亦與此明禦禦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彌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徵者會也。桓公不辭徵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疏〕

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為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以諸侯皆使徵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是也。按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平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

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隄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

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敘外傳記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鄆，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滅項，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

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關，爲運道所經。水經注鄒

子河篇：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

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

舉不日以包也。易也。〔注〕易猶倭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啤人。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為。

倭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倭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倭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倭易故為知坤。以擬簡故為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入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即倭易。蓋何用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

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

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

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呂覽責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甯死而又生乎。甯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

之。〔疏〕

新序云。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卽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

殺之是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

注當猶至之辭

○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邛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作卻誤。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

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

長其敬。〔疏〕

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墀。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爲壇。書金縢爲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

於平野築土爲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三相聚也。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禮記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爲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爲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記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壘土爲埽，以象牆壁，爲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卽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

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

新序云：乃會兩君就壇兩

相相揖。曹劌子劍拔刃而進。追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歷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匕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刺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何為列傳。與各書記皆遠。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

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選同。廣

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走部選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殿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脅。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肖。

曹子曰〔注〕莊

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

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壓竟〔注〕齊

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

釋文壓境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

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

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

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即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追桓公子壇上曰城壞壓

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改復。君不計及之與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

仲曰。然則**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汝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

侵地。荆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固大善矣。**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

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卽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

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曹子**

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爲殺牲不絜。又盟本

非禮。故不于壇上也。〔疏〕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

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潔。○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卽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已盟。曹子**

標劍而去之。〔注〕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

〔疏〕

刺客傳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擗劍而去是也○注擗劍也○釋文擗普交反擗也劉兆云擗捐也孟子萬章篇擗使者注擗擗也音義擗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擗傳擗拊心也擗拊心貌釋文擗符小反與此異而擗辟同為拊心則擗即是擗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擗搗也搗裂也一曰手指搗也屬旌旗所以指麾也屬卽俗隳字隳訓搗擗訓擊擊卽擗趙氏訓擗為屬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擗有梅傳擗落也擗乃受字之借曹沫擗劍置地擗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擗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爾○舊疏雲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擗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端正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辭

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盟爾也○漢書文帝紀

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桓公後悔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露露竹林云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滿洗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

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與魯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

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耐于王父也。注猶當爲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鄆。○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又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鄆，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子鄆，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齊始霸也之語。新序云：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爲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爲不欺，不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爲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

左傳以爲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

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

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疏〕

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為周大夫為異。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隱元年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卽此是。按下十六年。鄭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卽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要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也。當然。

秋七月。荆入蔡。〔疏〕

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藥信云。楚子食淫。為息媯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

傳云。狄之也。

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

釋文。鄆。本亦作甄。杜云。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彊與齊豹狎奪之。

司寇與鄆。卽此鄆。讀絹。漢末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一統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疏〕

上十四年會于鄆。穀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

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爲復同會。推齊爲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考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爲齊桓未爲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爲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論竟。論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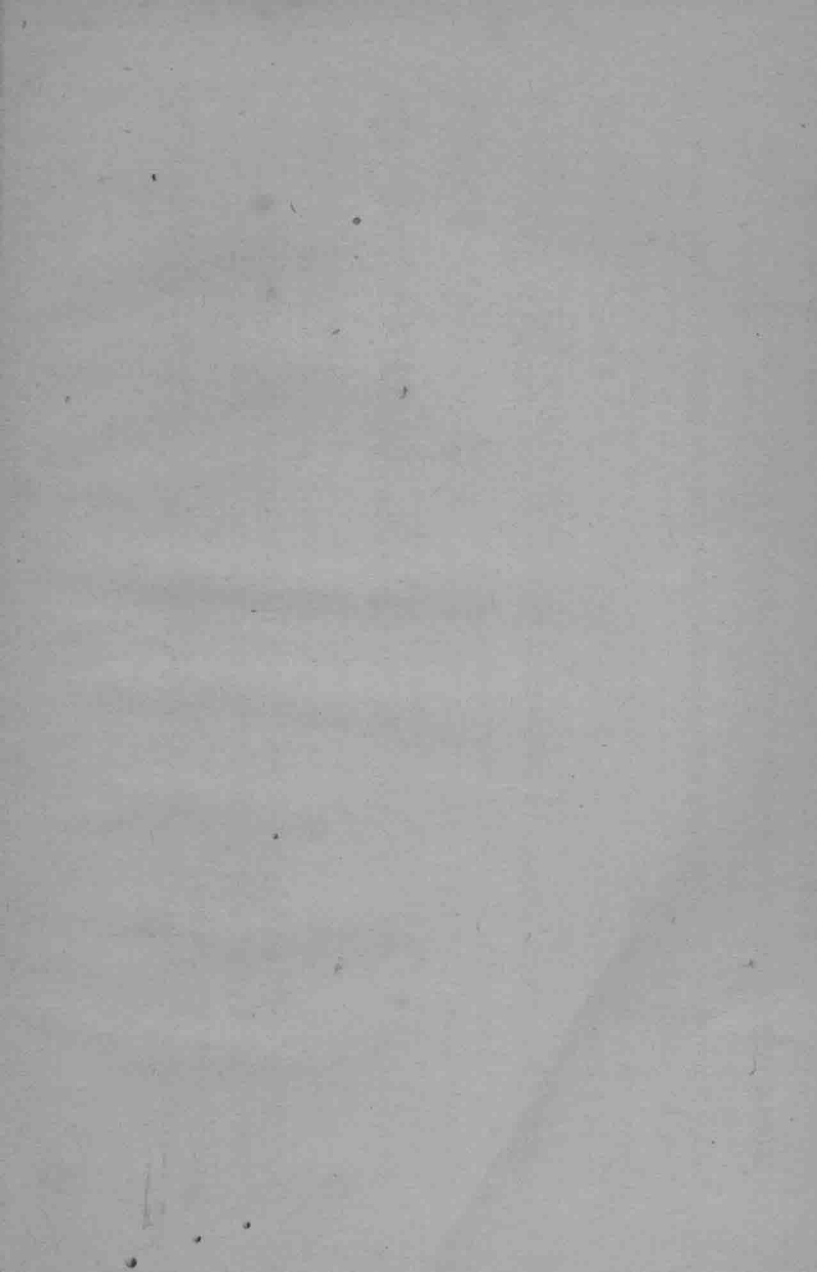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疏〕

釋文兒音郟。左氏穀梁作郟。元和姓纂兒郟摯來之後亦爲兒氏。是郟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

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十六年盡

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疏〕

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臆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

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

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爲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被誤。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何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則鄆幽之會爲齊伯始。齊桓

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棫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

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刀。而以和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

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卽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卽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閩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瑣。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子以

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
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

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
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

同。下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

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

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

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
士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

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

之而已〔疏〕

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
其末不得不得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臯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偽孔傳孔甚也

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是甚佞即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王佞也郭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
後漢書鄧暉傳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即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輿人誦

曰佞之見喪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爲壬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
 ○注爲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爲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
 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爲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爲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
 其佞執之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
 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爲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
 大夫春秋不憚其語重詞複何耶○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
 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
 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左氏穀梁殲作殲杜云殲盡也疏以爲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殲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傳殲盡

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支部殲微盡也从歹殲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隄

衆殺戍者也〔注〕殲者死文殲之

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殲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

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

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

注：澣者至澣積。○禮記曲禮云：四足曰澣。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

染澣而死。說文：水部，澣，澣也。从水，戡聲。又澣，漚也。从水，區聲。則澣爲澣汗相染，連及衆靈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澣，傳以澣解澣，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澣謂之澣。又引字林：澣，澣也。廣雅釋詁：澣，澣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澣。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爲長，許之澣，漚也。澣義不與澣義聯，可以知許說矣。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爲漚，則漚亦有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疏引考工記注漚，漸也。楚人曰漚，此云漚柔者，謂漸澣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漚而澣之。史記貨殖傳：漸澣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澣澣肌膚，皆穢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澣，謂相澣汗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澣也。齊人爲途所澣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似部，衆，多也。从平，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芣序：遺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遺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衆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衆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營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 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

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

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

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爾。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

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卽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娶淫女是鄭瞻計爲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公取楚女，緯候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疑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呈顯

著

冬多麋〔疏〕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沈牛塵麋注麋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

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疏〕

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之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麋之爲言迷也麋迷疊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讀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

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隲陰類故多彙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壬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疏〕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逢祿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尙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水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且日食而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申壁魯象也劉歆以爲晦魯衛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且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歷爲二月晦日然則經書三月者正其當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歷三月餘癸未朔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蘗洲答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

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

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卽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也。生義

此未有言伐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已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彼云齊人侵

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

也〔疏〕

注據公至侵也。○卽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岡本監本毛本同鄆本鄆作鄆按十行本疏中凡鄆字皆作鄆當據正。

大其爲中國追也。

〔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疏〕

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限其所至。乃是自爲己追。故知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

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

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窩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遷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

〔注〕據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也。〔疏〕

注據公至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

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

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

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爲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爲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蠃

何以書記異也。〔注〕蠃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

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

注蠃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蠃猶惑也。舊疏引五行傳蠃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

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蠃亦蠃之變體。釋文蠃本又作蠃。馬氏宗稷左傳補注云呂覽螟蠃高誘注兗州謂蠃爲臙音相近也。淮南子沈州謂之臙高誘注臙讀音近殆緩氣釋文蠃本又作蠃。玉篇蠃或蚘皆徒得切是蠃字本作臙因方言讀爲蠃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蠃章懷注蠃一名短狐。說文擊傳虫部蠃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臙自有蠃音。臙蠃同部段借也。此經之蠃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蠃短狐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蠃。傳蠃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蠃音域。狀如蟹。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臙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蠃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孤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蠃山者有蠃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蠃是食郭注蠃短狐也。似臙。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觸鱗短狐。王逸注。觸鱗短狐類也。短狐鬼蠃也。大招又云。魂虜無南。蠃傷躬只。王逸注。蠃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蠃。廣韻引元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驚鷺。鷺鷥。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象魯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蠃。劉向以爲蠃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蠃。蠃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蠃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

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蚘何氏言象魯爲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大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卽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蠶生。周禮蠹氏疏引服虔云：蠶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蠶。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漉漉蠶蚘，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蠶如蠶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蠶。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璣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鸛鶴來巢，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蓋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舊疏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鶴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

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鄆絕句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

遂事變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

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

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章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部侯

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段注侯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卽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疏〕

禮士昏禮云媵御餞注姪兄之子襄十九年左傳其姪饒

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送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

娣者何弟也〔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

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上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姊。女弟也。卽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弟。同夫之女弟也。段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姊妹。與男子同。而惟媵已之妹。則謂之姊。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姊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媵。後生爲姊。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姊。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姊兼姊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姪。姊。木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姊。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切此味其根原而強爲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姊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

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疏〕

注必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姊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姊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辱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姊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姊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

按此卽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誓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姊妹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姊妹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姊妹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

注據伯至媵也。○見隱二年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

以媵書也

爲其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

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

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

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卽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鄆○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

大夫無遂事〔疏〕

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

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明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此其言遂何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

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

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爾○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脩也不可逆爲備設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郵幽

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

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卽更出地

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

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

漢書

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璠釋

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卽公羊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闕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雖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陰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鄆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卽與維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

疏謂書郵是也。正以郵為衛地故也。明至郵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郵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郵。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郵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郵。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郵。停女會盟。郵是盟處。故言于郵。非本期送女子于郵也。然則郵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郵。則嫌上郵為媵出。似專送女子于郵。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為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為結專盟書。非媵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郵非媵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為遂事。假錄媵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即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下即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

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

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

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句當有誤。周禮

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似亦樂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彘部。邊。行。垂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巳月者。異國。〔疏〕

注月者再出也

○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癯。才

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瘠。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癯。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啻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癯同。說文牙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斲。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

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濺于遂，傳濺者何？濺，積也。衆殺戍者也。何注：濺者，死文。濺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濺積衆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骹，鳥獸殊骨曰骹。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濺汗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擘，毛許皆云：擘，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二經漬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骹，故書骹作首。先鄭云：脊讀爲積，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首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病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葬者。公羊漢志瘠卽骹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骹。蔡氏高氏云：有肉曰骹，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骹，假借作漬。漬作瘠，皆同音段借也。漬又作瘠。○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臙，云：瘦也。或作瘠。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瘠，病也。說文：瘠，災也。災卽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

大瘠者何，痾也。〔注〕

痾者，民疾疫也。〔疏〕

注痾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云：痾亦俗字，當爲痾。集韻云：痾，或作痾。可證。說文疒部：痾，疫疾也。从疒，董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答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痾。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餼，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掩

痾與厲通。惠氏棟云：痾卽痾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證。方言三：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

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癘。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眩。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痢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汚。樹鬱爲蠹。草鬱爲蕘。氣鬱爲癘。木鬱發於春。火與上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爲癘疾。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潰。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瘡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潰。益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注。疥癩之病乎甲之象。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

注與宋至同義

○卽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嵬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瘡。本或作癩。或作潰。當是嚴顏之異。痢與癘同。癘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

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

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歷。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

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歷為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歷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

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明書葬。

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去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篡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爲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篡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篡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穀梁作省書洪範云王省惟

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虛氏文昭龍城札記一云古省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皆禮卽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假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

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躍而超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亦有過義公羊問答云問

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卽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

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乎

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

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勅作敕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愼正義按尚

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葺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亡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

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殲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推移大轅。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也。是也。

肆

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

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己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

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

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影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齋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傅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省。跌佚之誤。忌。讀爲己。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省。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省災肆赦。經稱肆大省。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爲莊公不得誅母。下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省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卽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省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除。以葬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卽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視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僞矣。○注猶爲

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商人。不書葬。齊懿公責臣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弑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貴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思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敘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歷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

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

終不忘本也。〔疏〕

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

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僖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嬖氏卒。傳。嬖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嬖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嬖氏之喪直云葬定嬖。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

於葬略之矣。定嬖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嬖未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誤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諡篇。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卽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諡。夫人有諡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諡。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諡。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諡。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諡。定公之姜嬖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嬖。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

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穀。穀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上爲義。故得通。

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視專殺大夫爲重。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疏〕

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仇作娶。離穀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子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歷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

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

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

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

曷爲就吾微者而盟〔注〕

據暨與公盟也〔疏〕

注據暨至盟也○舊疏云卽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

當出名氏〔疏〕

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賁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僖

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矣此詳錄之知爲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

公則曷爲不言

公諱與大夫盟也〔疏〕

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

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

鹿皮，所以重古也。〔疏〕

注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徵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實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蓬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

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禮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遂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候。○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

擊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鉤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

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擊，擊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用

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木又作麗。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蔡氏德晉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沈氏形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也。然則元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緇云。緇。綠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彤謂言非一端。各

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元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纁元纁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兩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爲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卽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

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視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視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淫爲重也。穀梁注云。公母喪未再葬。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卽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卽上十三年冬。公

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

相似如一也。〔疏〕

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卽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

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

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疏〕

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卽祭公也。爲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襄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朝。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巳。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

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

三牲諸侯用羊豕〔疏〕

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

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靡恥爲諱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輿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溱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玉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王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公社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性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羔芻又唯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

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蕭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蕭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配社也。蕭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言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車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示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常用黑牲也。白虎通又

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

注据上稱州。〇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

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

夷狄者不一而足〔疏〕

注春秋至人也。〇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卽進以與之也。繫靈觀

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〇注稱人至而足。〇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賈馮。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

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

注据公至朝公○卽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

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

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

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

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

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不加密

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

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

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葢松爲程程卽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稅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楹釋名又云楹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木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欽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禘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桷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祭于禘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禘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禘之廟可以不見乎親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禘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禘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禘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禘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鹽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楹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斯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違禮也三日祭菜繼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既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與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倉。士甃。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黜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木。○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斷其椽而磬之。韋注。椽。懷也。磬。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磬之。加以密砥。又云。諸侯磬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斷之。注。不磬。士首之。注。斷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椽。天子斷其材而磬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木。鄭注。磬。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木者。士斷去木之首。木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椽。斷之。磬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椽。斷之。大夫斷之。士斷木。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接椽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磬。下。天子之椽。椽而磬之。段注。椽當依類篇所引作斷。穀梁傳。尙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斷。可證。稜者。謂斷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木者。斷其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翦。無斷削之事。磨磬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椽。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卽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

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

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實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

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之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敝世淫弗能斃焉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蟋蟀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貢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卽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震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一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

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

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疏〕

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汙。校勘記云。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汙二字。疏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惑心。後齊人降師。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貳之譌。貳與貳通。魯洪範二行。貳史記注引鄭注云。封象不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忒。京房貳作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卽貳也。呂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鞠人懷貳。毛傳。貳。變也。爾雅釋言。爽。貳也。孫炎注。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也。作貳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貳。从人求物也。貳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爲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爲二。則汙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貳。玉篇。肉部。貳。垢貳也。垢貳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貳。然與下魯子曰不貫。

魯子

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

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

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

說文木部。桷。椽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椽。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

懷齊魯名榑曰榑。爾雅釋宮。榑謂之榑。注。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榑。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榑。在榑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榑。虞注。榑。椽也。方者謂之榑。方言。周謂之榑。齊魯謂之榑。詩商頌。松榑有榑。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鐵。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榑。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

漢書劉向

傳。及魯殿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固。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榑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禰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

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

宗廟。然後成婦禮。〔疏〕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子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於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敢不敬拜。彼敝親迎常儀，於此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木實淫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僖如逆女，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疑外親不過總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贅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禮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增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脰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醴。祭禮成。婦禮也。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醴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據禮之正。

秋。公至自齊。〔疏〕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

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麻八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

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饋。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

注據夫至言入。○卽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

〔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

注据夫至不日。〇卽桓三年書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

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

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

四義。雞鳴。維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

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

注僂疾也。齊人語。〇校勘記云。段云。僂卽婁。婁卽今屢字。訓敷。亦訓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

賣之不可僂售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卽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將婁驕。釋文。婁。力住反。敷也。又寶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婁。敷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敷。注。趨。讀如促。敷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說文手部。搜。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率也。是攬有率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搜者。言不可牽曳也。搜。僂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僂。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彘。部。連。連。連也。言部。讓。讓也。行步相連謂之連。言語相連謂之讓。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搜解。〇注約約至辭也。〇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願。則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卽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贊。

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臂事。故注以爲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爲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爲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惟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雜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篦。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笄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纁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纁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性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笄。則首服纁笄。衣當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袖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纁緇髮。以笄固髻。纁笄畢。尙須加纁。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禕。然纁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纁笄而朝。謂纁笄後卽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纁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違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蹙之機。高注。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蓋於宮中遊翔。至于蹙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蹙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

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觀。明非大夫亦觀。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

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說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脰脰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筭棗栗。又云。受筭脰脰。曲禮。婦人之贊。棋棗脯脰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觀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觀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贊。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觀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

覲者何。見也。〔疏〕

穀梁傳。覲。見也。說文。人部。價。見也。段注云。價。訓見。卽今之覲字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聘

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覲覲行而價廢矣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價今文作覲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賈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亦謂朝見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贊也〔疏〕

注不宜至贊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贊羔雁雄雁婦人之贊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

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贊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

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覲下不使

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所不取

齋見知非禮也〔疏〕

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覲言覲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覲也

然則曷用棗

栗云乎股脩云乎〔注〕股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贊見女姑以股脩爲贊見

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

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贊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其在人

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

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

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服。音同。十行本。服誤服。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股。釋文作段。罌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贊云。婦人之贊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

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禮人之摯。楨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贊也。○注。服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云。服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曰脩。周禮內饗。凡堂共羞脩。服脯也。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服脩。注。服脩。搗肉之脯。曲禮疏。脯。搗肉無骨而燥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膳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脩。脩。與脯大同。故以服脩爲脯矣。釋文云。服脯。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服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膳人。凡四獸之脯。腊。臠。胾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

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贊見姑以股脩爲贊此上行姑字下行女字當据正按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筭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股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敖繼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聞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贊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股脩也可科取其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詰棗謹敬詰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目下同○注股脩至脩正○穀梁傳作股脩注股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鷩篇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惓惓也○注凡贊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玉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賜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贊天子嚮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贊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贊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鷩云大夫以雁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贊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

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雁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摯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贊。冬用雉。夏用膳。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雁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鵠也。鵠乃畜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摯。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鵠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鵠。鵠亦雁之屬也。按。鵠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鵠。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鵠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嘍。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贊。○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漚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請侯以玉爲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劓。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溫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也。傳。鬯。香草也。築。糞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鬱艸。芬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贊。繁露云。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

注故黜至任矣○繁露云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覲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專指大夫爲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爲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嗣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爲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嗣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嗣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嗣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爲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

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注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敷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執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專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尊其舊爲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卽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尊之義，嚴於

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已爲大夫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性祭于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卽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爲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

注夫人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

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卽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

差經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疏〕

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

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莒同義杜以爲羈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注据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

羈矣又無氏故据以難也 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羈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

十年未知 何賢乎曹羈〔注〕据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 注据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

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据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

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疆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不及以泄其過 以字並與而同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

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

繁露王道云曹纘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

子四海之內無客禮皆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据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已故少則守穀梁僖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

爲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

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

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

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

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

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決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君之危也者思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也身也者仁人所不爲

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強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益亦三義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敍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同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曾子去妻，蒸梨不熟，微子去。比于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殺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卽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卽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戎衆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卽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爲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舊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凶者也。秦伯怒曰：爾宰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殺之蹊巖。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凶者是爲釁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爲句，郭音穢，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採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

爲句，與公羊授讀異，此蓋就經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公在赤下〔疏〕

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

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

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

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區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

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說文邑部郭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在下者口授爲赤歸于曹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懷諫亡國之罪不相揜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姑闕焉○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公亦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卽從微者例寧得錄其奔正得言道亦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遣小國之臣是也〔疏〕

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

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注稱字至禮之○孝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當据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饋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尙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為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醜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為明王謂女叔為小國之臣矣按陳為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

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

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則復歸為惡，劉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為辛未朔也。元

史厯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為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龍謂雜色不純，毀謂副宰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龍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在天。〔疏〕

注據日食在天。○舊疏云：謂日食在天，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

道也〔注〕求、責求也。〔疏〕

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責也。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

之。或曰爲闔。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

抑陰也。或曰爲闔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先盡。天闔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

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

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威懼。天災應變得

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

釋文營社本亦作榮。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榮。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榮。榮之言營也。零榮亦謂水旱壇也。零之

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禘之。疏引此傳文。是禘有零義。故讀爲榮。○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篇。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轉

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闕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殿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墳也。惟墳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殿社而不爲不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劇噴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繫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蒙。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濊濊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禱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乘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繫。設繯。繯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繫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祭之事。皆有繫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繫焉。○注或曰至說爾。○蓋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宜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闕冥犯社也。○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

是祈禱所爲。故讀相近爲禋祈。讀宗爲禱。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禴禘。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禱也。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數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請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樂信徐貌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矣。○注不言至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爲譏其不宜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辭。故此用爲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也。○注齊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牲于社。故爲善辭。若然。旣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禍未弭也。○注是後。至于也。○卽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稍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稍分。邢。衛。皆近稍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

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据一鼓用牲耳〔疏〕

注据一至牲耳。〇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為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

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

美於君〔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禴焉。然非禮典。按門為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〇注不舉至禮也。〇若舉非禮為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為得禮。〇注大水至所為。〇繁露精華云。難者曰。

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大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營而劫之。〇注雲實至於君。〇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劬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

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疏〕

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凡

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實親親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真鄙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爲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卽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薳頌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昭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

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渚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穀爲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

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

注据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殺於莒上故也

衆

也曷爲衆殺之〔注〕据殺三卻名〔疏〕

注据殺三卻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縠卻州卻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殺三卻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

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

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

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

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

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濂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

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井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殺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設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

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注〕据胡

子髡滅。〔疏〕

注据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

爲難。葉本釋文髡作髡，下从兀。虛本同。从凡。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爲戰。

〔疏〕

注如上至爲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

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

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

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据國見伐，出奔

以辟難爲其嫌，故据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輒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

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為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

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

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鄆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

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麻為十月之二日。劉歆同。○

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緝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

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

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寧。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卽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爲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爲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

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

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

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十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

通乎

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

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疏〕

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讓衍從開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

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

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擊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据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

起其辟內難〔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闕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

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己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

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

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迨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句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闔子闔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爲子友石碯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闔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蒸報骨肉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溫煖之言曰皇后諧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

近何据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

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

以脅

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

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季子起而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

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

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斫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不忍

見也〔注〕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

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

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

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

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瘍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瘍以弑，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瘍素任孔父，尙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瘍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瘍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瘍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 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据有來歸〔疏〕

舊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

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据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

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

注直來至來也。○卽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

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與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

也。父母既沒，則使孀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喜，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絨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魯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卽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曷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孀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孀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甯，使孀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孀甯兄弟，身不自歸，此妄說也。聞甯父母，不聞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孀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惕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卽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孀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孀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

族類也。類猶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懷懷有不克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

〔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疏〕

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棄妻界所齋。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贊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

當喪而出者。○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之命。請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問之間。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適

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問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賤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

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

傳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也莒大

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為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申損皆誤捐通義云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為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為略辭為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為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

貶起伯為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

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復賈樓公封

之子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爲王者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達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思。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宮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

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公羊義疏二十一十五

莊二十八年

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二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据鄭人伐衛不日〔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注据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在十二月乙卯夫

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据

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

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

通義云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

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

暴故舉伐〔疏〕

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爲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

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

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抉。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駁曰。日中必慧。執斧必伐。長言之。與慧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闕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輅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顛。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歛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組之法。卽源於此。虛氏文弼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以歛口開唇攝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曉侯建。晉灼曰。音內言。曉說。又號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鴉。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巧以附會之。毛本作曉說。蓋卽書之讒說也。齊人語者。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

之齊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

故使衛主之也〔注〕

戰序上言及者爲

主〔疏〕

此舉長言伐者爲客。短言伐者爲主。道春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戰孰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衛不惡。曷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

辭已。然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衛爲主。而以齊居下也。

曷爲使衛主之〔注〕

据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
注据宋至主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

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襄公征之。是也。

衛未

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疏〕

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

兩鄆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尙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

敗者稱師衛

何以不稱師〔注〕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

注据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

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

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

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遽戰則尙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

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衛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傷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衛之義也○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韓駁之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襄

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

上十年書荆敗蔡，十六年書荆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瑱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殖用兵，三傳不宜無說，疑此傳涉上邾婁而衍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與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

左氏作鄆，杜云：鄆，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

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鄆微爲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史：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爲涓，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鄆。

公羊作微詩勿士
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疏〕

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
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說

書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
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
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
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卽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

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
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

夫人淫泆之所致〔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
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三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糶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
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

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旬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羅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爲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播。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廂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爲成。次爲儉。次爲薄。至大荒極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秋諱之也。○注諱使至愈也。○下二十九年云凶年不修。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顯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繇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凶囚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樹。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

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

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爲請糴也。○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曰

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

注當言如也○舊疏云正以如

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帥非公羊義通義云据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言禮疏引鄭被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督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以為臧孫辰之私

行也〔疏〕

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歸入于齊者實桓侯為之而春秋

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為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為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為字之衍

曷為以臧孫辰之

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疏〕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二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高國二十八年

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疏〕

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稊注少曰委多曰稊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置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餽貨物是也○

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木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言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爲諱若大夫之自爲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詔災又思所以飭已勸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尚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會調委之不聞有告糴之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糴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廩作廩

新延廩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

注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

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邶風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貴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廢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此

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修不書〔疏〕

註据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廢馬廢也

繁露王道云新延廢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廢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廢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廢馬廢也。○穀梁傳延廢者法廢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廢一閑。言法廢者六閑之舊制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廢。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

之所有。〔疏〕

注蜚者至蟲也。○毛本蟲作虫。非穀梁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蠶臭蟲。負蟊也。段注云。臭蟲下有毒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蟊也。畫然二說。如

虫部。蝶下之並載三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前。而負蟊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蟊與蟊。畫然二物。釋蟲曰。鼠。蚤。蟊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蟲。負蟊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卽負蟊。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蟊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蟊。卽草蟲也。卽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蜚。有鸚鵡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蠹蟊。郭云。臭蟲。負蟊也。攷本草經。蜚蠹。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虛蜚。一名負蟊。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虛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虛蜚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蜚蠹。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未必蜚蠹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蠹蟊也。又。飛廉。飛蠹也。卽本草之蜚蠹。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蠶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蜚。氣爲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蠹。一名虛蜚。一名負蟊。則以蠹蟊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廉蜚。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蟊。今俗人呼之臭蝨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卽此與。○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蟊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

被宰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皆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靈潛于水。樂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多弊。則知周禮默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蟻。八月蟬。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蛾。則知周禮蠅氏。靈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鸚鵡來巢。則知周禮哲蘇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

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也。

○注國滅至如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爲媵亦不書。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爲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此從夫人行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尙未滅。立叔姬爲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鄆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繫之紀。嫡貴而媵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嫡。叔姬升爲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焉。媵不稱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

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人者，乃綠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又云：總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曰：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亦不以升嫡爲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

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

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琊，晉屬城陽，陸氏耀通四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臣邑，則此防或已爲臧氏采邑。○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閭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爲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

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

次于郟與唐石經異。

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疏〕

穀梁傳同。杜云：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賈，依二傳以爲鄆。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

蓋附庸小國。若鄆鄆是也。知不然者，齊襄雖暴，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僅餘一鄆，爲之附庸，何必不爲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鄆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卽墨不下于燕者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左氏作鄆。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說文邑部：鄆，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也。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卽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猶齊語紀鄆，謂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鄆在東海贛榆，是也。

莊三十年之鄆卽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鄆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鄭賈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

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疏〕

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有武功又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郭城獨存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閔鄆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既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醢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自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疏〕

包氏愼言云經

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間八月也。劉歆以爲八月朔。推歷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爲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閏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爲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爲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疏〕

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期。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

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而齊魯界爲齊濟。在魯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

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管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卽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卽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卽莊二十八年所築鄆公羊作微清亭卽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卽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祭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有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

杜云：山戎卽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皆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卽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据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

注据下至戎捷。○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貶。〔疏〕

漢後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

曷爲貶。〔注〕据齊侯伐北戎不貶。〔疏〕

注据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

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

之甚痛〔疏〕

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威何訓爲痛也是傷威之意考工記

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威也可證鄭本作威又按說文有威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威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古威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歸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殺心之憂矣自貽伊威是威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威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冲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免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賈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書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注躁迫也免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疾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漢箋之躁切卽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賈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逼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免爰釋文云本亦作燥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蹙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威釋文正作威也論語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威禮記檀弓慍斯威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免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威七愿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

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威者正字也作蹙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貫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威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剝說文刀部剝絕也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然則剝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剝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据得捷也〔疏〕

据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疏〕時桓公力但可驅逐

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

進故錄之〔疏〕

舊疏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

○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貴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韋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剝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剝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

四、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民。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

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

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

記云。唐石經。鄂本。圖本。漱作澣。釋文及注疏同。按十行本。監本。毛本作澣。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零門出。敗之。明耶在南門外。其地有遼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耶臺也。未成爲耶臺。既成爲泉臺。○注無垢至語也。○禮記內則注。手洗爲漱。足爲澣。說文水部。澣。濯衣垢也。或作浣。澣。澣也。段注云。澣亦假漱爲之。公羊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爲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若然。則漱與澣別。而許不別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箋云。汗。煩也。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澣之耳。是則澣對汗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卽毛詩之汗。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澣矣。舊疏云。既無垢而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

又取其斗漱耳。浣者舊說云用足曰浣是也。○注禮天至漸也。○舊疏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壘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發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泄。亦即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南木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譌也。按廣韻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幪。廉也。自障蔽爲幪。恥也。則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水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發漢書齊武王縯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遠。而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屬。左傳僖二十三年。薄而觀之。是也。說文竹部。簾。堂簾也。通俗文。戶幪曰簾。聲類。戶閉也。甘氏星經云。闕。二星在河南。注闕。巨。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梁恩在宮門外。諸侯內屏。梁恩在宮門內。所以別尊卑也。蓋皆防泄慢之義。○注禮天至四時。○舊疏云。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子曰靈臺之義。正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候四時。故謂之時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正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害。預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禦節陰陽也。詩大雅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氣祿。察妖祥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壘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壘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壘曰靈壘。稱沼曰靈沼。碑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養。百事

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讎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賦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固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固爲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彼疏引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爲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叔建卽定爲一代天子之禮如造舟舉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靈明夏殷無靈臺之稱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爲周靈臺故址其卽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彼爲陵墓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至爲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爲孟子述晏子語對齊宣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明以登高望遠爲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臺曰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疏〕

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爾薛與滕俱朝隱公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滕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卽隱之篇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

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為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弒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

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陽州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

傳補注云：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

公侈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

注禮諸至過郊。通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

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

說文手部作齊人。按三傳俱無說，恐許書誤。注戰所至曰捷。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僖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軍得

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注〕據齊未嘗朝魯，威我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

難，知為威魯書之〔疏〕

國語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以威加人，即恐怖義。注以威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與。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蓋爲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卽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

其威

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

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

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

懦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

注：旗軍至有色。○禮含文嘉云：牙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旐，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旛，黃帝

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幟。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方，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東，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旂，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幟，校勘記云：疑當作軍幟。本又作幟，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幟。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幟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疏引作幟。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幟。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徽者，公徒也。杜云：幟，幟也。蓋本字作幟，所以題別衆臣也。或作幟。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拔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幟，幟之用有三：一爲在朝所用，禮觀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游而立，稽命徽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鞞，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徽幟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爲之。是在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畫雲氣耳。墨子旗幟云：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一用之於喪禮，禮記檀弓：銘，明旌

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辭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揮微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微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衣，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被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荷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軍幟蓋兼之矣。禮記大傳：殊徽號，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所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衣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內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蓋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波，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犂章，則載食而駕，是與金鼓俱舉，士卒望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敵衆，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幟說旗，統旗幟言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旗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按管子戒篇云：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主之道。君之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懋平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

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章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不知旌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自得通。○注：不書至侮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深譚見輕侮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繒、良賁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威表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擊戎見王義。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濫，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驕亦作驕，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

秋築臺于秦〔疏〕

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是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杜說，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

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

繁露王道云。築臺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不可不慎。

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尙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驕奢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穡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服。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故典此違。故書以示譏。○注言國至臨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近。故皆爲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

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

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

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按僖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爲災。蓋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蔽於淫洗。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傳文之世。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謂。君弱也。○注先是至之應。○比築三臺。上于耶。于辭。于秦。是也。慶牙專政。卽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魯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上言二子魯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牙專政矣。五行志又云。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一年春。城小穀〔疏〕

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

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篤。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猶牽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

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惟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不應無傳上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爵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魯難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緣爲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爲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自宜作城穀爲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

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

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故也通義云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麻爲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据公弟叔勝卒〔疏〕

注据公至勝卒○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勝作肸非釋文作肸定十年七年書公弟叔勝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

間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据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爲合按劉說非是經所不見者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傳者自必猶見

魯史記知牙爲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卽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勝，以賢而書，弟叔牙以罪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爲難，且慶父亦弟，又出奔而死，亦不得據以難。

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

校勘記云鄂本

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剽滅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刺之。○注據公至言卒。○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者也。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伋，不據者，正以無罪，大夫書曰：偃無罪故也。

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

日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也。〔疏〕

注據叔至弑也。○卽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

當誅。今季子發揚牙惡，誅之得正宜，不必諱也。故據以難。

季子之遏惡也。〔注〕遏止。〔疏〕

注遏止。○爾雅釋詁：遏，止也。注云：以逆相止爲遏。書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馬注：遏，止也。通義

云：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

不以爲國獄。〔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

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獄，誤倒。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義云：季子之心

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爲國獄。今牙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

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

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

注季子至非正。○舊疏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者，故曰

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牙之惡與周公行誅於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得不與東征之師聲罪致討詩豳風鴉鵙傳所云甯亡二子不可使毀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微孔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爲之諱所以如其意也○注故爲至明疑○舊疏云故爲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爲之諱刺言卒者不以罪見殺然

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注〕召之於陳

〔疏〕

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子在陳也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

季子至而

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疏〕

注至不至兩書○舊疏云謂通例如此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其乃復者

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讎何讎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彼注云喪尙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檀聞君薨家遺壇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書者初出亦不書不得難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書法與尋常出聘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

曰寡人卽不起此病〔疏〕

卽猶若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傳三十二年爾卽死十七年傳我卽死皆宜作

若吾將焉致乎魯國〔注〕致與也〔疏〕

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

季子曰般也存君

何憂焉〔疏〕

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杖杜胡不比焉儀禮喪服云野人何算焉禮記檀弓云子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賴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疵

公曰庸

得若是乎〔注〕庸猶備備無節目之辭〔疏〕

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用也古庸與備通詩小雅昊天不備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備爲無節目辭蓋當時語如此按

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云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魯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

牙謂我

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

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

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唐石經諸本同盧文昭曰魯世家作一繼一及裴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疑此傳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己所生

子也及謂兄弟相踵者也傳文不誤魯世家莊公病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通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亂爾○注父死子繼曰生○生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世列子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故父子相生爲一世○注兄死弟繼曰及○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楊注及繼也謂周公以弟繼兄攝政故曰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位謂之及也○注言隱至常也○世家云魯之常也注本此爲說

慶父也存〔注〕時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疏〕

左傳云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世家云叔牙曰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焉此傳敘公告季友述叔牙語故爲公以牙欲立慶父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

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舊疏云：謂反覆思惟，踟躕之

閒，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俄而牙弑械成。〔注〕是時牙實欲自弑君

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疏〕校勘記云：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注及下親弑，同。按今本注作弑，君下作親弑，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

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弑械蓋卽謀弑子般者，牙弑不成，慶父成之。○注有攻至曰械。○公羊問答云：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曰三蒼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櫛，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蟻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周禮：天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按說文：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蓋械本器總名。此云弑械，故注解爲有攻守之器，非械爲兵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者，酖毒也。

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命偕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注藥者至是也。○杜

注左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鳩鳥。一曰運目鳥。正義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鳩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鳩鳥形似鷹。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椶實。常居高山巖。晉諸公讚云。鳩鳥食。蠅。以羽翮探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鳩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鷄。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鳩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釋文。酖。水又作鳩。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注。暉日。鳩鳥也。或作鳩。亦作雲。吳都賦。劉逵注。鳩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鳩。明亦有械。故得劫也。

曰公子〔疏〕

通義云。斥呼公子外

之。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

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疏〕

校勘記云。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舊疏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

矣。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

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

無後。蓋以罪顯誅。惡必宣揚。故爲衆所戮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僇矣。此之謂也。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佻氏。至乎王堤

而死。〔疏〕

舊疏云。無佻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于無佻氏矣。舊云。飲之無佻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按釋文。無木又作巫。其卽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佻氏。魯巫官名。佻者之家

也。左傳曰。鍼巫。鍼蓋佻之氏。左傳又云。飲之。歸及。遠泉而卒。未知卽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

公子牙今將爾。〔注〕今將欲殺。〔疏〕

注今將欲殺。○殺當作弑。釋文本弑

多作殺。此或沿陸本也。下傳文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可證。辭曷為與親弑者同。〔注〕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疏〕

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

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牙卒。無誅殺文。傳云。殺則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又云。是將為亂乎。是與親弑者同宜。見誅之辭同。○注親躬親也。○禮記祭義云。其親也。慤。注親謂身親。又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元而養。注親自也。

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

釋文。無將如字。或子匠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經傳釋詞云。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易繫辭傳。見幾而作。言見幾則作也。僖十五年左傳。何為而可。言何為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可。君而繼之。言君則繼之也。○注親謂父母。○禮記奔喪云。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慎云。不可再見者親也。皆屬父母也。

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疏〕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

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是殺母弟直稱君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

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

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

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後漢袁紹傳云。季友歆獻

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鳩兄，經傳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胡氏極頌之。予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爾牙弑械成語，則或牙有弑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略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延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戡亂。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故子般不可言弑。閔公之薨，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繼，并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歉於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唯人至之恩。○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可息千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卽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廢法義也。周公誅管蔡，而大誥天下，皆周公辭，無成王語，亦卽此義。

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

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書日者，錄季子過惡也。行誅親

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

言行誅乎？兄不顯其罪，使若死於疾，然故曰隱而逃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所以明親親也。○注明當至與之。○舊疏云：明春秋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

云：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閭之徒，苟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

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鄆。則其忍于殺弟見。兄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能繫心于微而致之著者也。○注於治至從輕。○舊疏云。春秋撥亂之書。是以原其親親。而賞季氏。卽賞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平疑獄。不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罰疑從輕矣。按所見之世。著治太平。至於讒二名。可謂從重之罰矣。故於平世從輕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注莊不至弑君。○莊三年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是莊不卒大夫。與桓同也。今牙以當國將弑君。且非實卒。故書之。○注書日至恩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以略之。因示其恩淺。卽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言。錄季子遇惡之故。是以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穀梁之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莽。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胥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胥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之。以遇惡爲義也。酖之猶有恩。謂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後世繼其祿。卽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癸亥。麻爲九月之六日。十月有乙未。月之九日。十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麻十月無己未。左氏誤。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

十月之
八日。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

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
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按此路寢非齊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禮

記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是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此外寢即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疏外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既夕

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

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卽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亦曰小寢。周禮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

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蓋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

有三寢者。謂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

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據月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面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

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所記高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卽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服爲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于楚宮。皆爲失處。不言讖。而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薨其一。而謂路寢處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蓋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泥。○注在寢至內也。○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宣十年。晉侯黑臀卒于廬。書地者。當又自解也。○注外夫至之矣。○外諸侯之卒不地。魯公書地。爲加錄。外夫人不卒。夫人書薨。卽加錄。故不必更錄地矣。鄂本地下有者。字據補。○注故出乃地。○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爲齊地。故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

左傳乙未作己未。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按釋例。春秋長歷。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誤。按杜

氏長歷不可取以說公羊。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据子赤不言子赤卒。〔疏〕

注据子至赤卒。○文十八年子卒傳云子卒者執謂謂子

赤也。是也。

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爲君。〔疏〕

注明當至爲君。○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爲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卿大夫以下

稱嫡子喪服大夫之適子是也。爲諸侯世大夫不世故也。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之子統謂之大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冢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降階一等。注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若然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者。彼疏云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也。舊疏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

君薨稱子某。〔注〕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

柩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

注緣民至名也。○白虎通又云父歿稱子某何。屬於尸柩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

按顧命。逆子劍。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當哀也。春秋之質也。按諸侯即位未葬。稱子某。若出會諸侯。亦稱子。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則非出會而稱子某。爲尸柩尙在明矣。故爲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子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者。彼疏引焦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歿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其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嗣君之稱。稱子。明其嗣父。稱某。明尸柩尙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疏〕

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

屈。故不須名。猶不稱公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曰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下。猶之曾子問君薨下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語。出於臣下。雖在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爲其在尸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蓋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稱公〔注〕

不可曠年無君〔疏〕

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

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成舍爲君。惡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是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据定姒俱稱卒書葬。〔疏〕

注据定姒書葬。卽

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卽位未踰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書。今子般不然。故据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立

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

注錄子恩也。○隱十一年傳。葬生者之事也。故書葬卽有廟。錄子恩也。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

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疏〕

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計
廢父猶不書葬。就爲子野發通

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舉證。不廟則無證。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證。列於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注未踰至君也。○示。毛本誤是。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甯得更爲之服。若還服期。卽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按疏論極治。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思。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證。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睦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元按。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間。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鄭從公羊義也。按如注義。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義起於未踰年爾。而傳文分別有子無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君。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證。未成君也。耐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

統之義也。其支子之壽與無後者不得耐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義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被注云：不忍言其僇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卽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爲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不日，不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爲所傳聞世，恩殺于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

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

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注是時至出也。○舊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

年傳。蓋慶父歸罪于鄧扈樂，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言至其罪。○卽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弒子般，然後殺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僞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國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

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爲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申公巫臣，爲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城在

順德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卽春秋之邢丘與。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其別有六。曰東山臯落氏。曰臆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公羊義疏二十一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

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

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閔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潛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證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疏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方。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

隱之如一。〔疏〕

釋文。繼弑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傳元年繼弑同。又此二年弑音弑。下及注同。當本作殺音弑。○注復發至如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

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故何解之也。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成君與未成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弑。弑是齊侯。閔公繼弑。弑是慶父。何氏甯知不

嫌此異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卽位之義。欲道後君痛其見弒。不忍卽其位。處明摺恩之淺深。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

孰繼〔注〕据子般弒不見〔疏〕

注据子至不見○莊三十

二年書子般卒故

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弒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斑長悅。梁氏女往觀。國人舉自牆外與梁女戲。

斑怒。鞭華。莊公聞之。曰。華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華殺公子斑。與左傳同。

殺公子牙。今將爾。〔疏〕

孔氏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据釋文。出本將音。則陸

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

〔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

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

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

繁露王道云。魯季子之免罪。吳

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繼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罰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以下相隱。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卽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

得相首也。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之首。及彼許發互相告言。各如自首法。小功總麻親首告。減罪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孫之婦夫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爲容隱。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弑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尙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卽因之推親親之義。聽其出走也。下文舍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入矣。○注當與至有差。○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逆。不宜容隱。致成其弑。故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不探其情。故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弑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箋云。得臣黨遂弑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弑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

左傳作圍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圍人堂養馬者。犖其名。

也。虛氏文昭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圍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圍也。周禮圍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圍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

曷爲歸獄僕人鄧

扈樂。〔注〕据師還也。〔疏〕

注据師還也。○卽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減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

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舊疏云。卽左氏傳云。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

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圍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圍人敢與之戲。則淫可知。曾者。玉篇

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嘗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疏〕

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華是也

莊公死慶父謂樂曰

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疏〕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為君如莊

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婦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經此弑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般已為君作弑亦可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

焉〔注〕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至而不變焉〔注〕至者聞君弑從家至朝季子知樂

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偽〔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辯作變棟案變即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慶父使

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真偽○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而出焉

齊人救邢〔疏〕

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

包氏慎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歷為七月之九日按宜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證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為國家禍亂故

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

左傳作落姑杜云齊地穀

梁釋文落姑一本作路姑路落落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盧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巖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落姑卽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注下書至致同○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卽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落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攷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奔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注〕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注据如至稱子○見莊賢也〔注〕嫌季子不探

二十七年僖十六年

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

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

說苑尊賢云國家惜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注嫌季至賢之○舊疏云嫌有趙盾不誅趙穿而獲弒君之惡故

曰甚惡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篤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

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喜之。故為與高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

其言來歸何。〔注〕据

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

注据召歸不書。○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喜

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

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

注季子至云爾。○左傳。季子來歸。嘉之也。杜云。季子志於社稷。

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

○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

之齊。〔注〕据樂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

注据樂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

解外之也。〔疏〕

繁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

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皆謂絕去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進諸齊，絕其公族，便當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譌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卽代魯行誅，不至閔公又弑。今書自齊來，蓋亦有責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故有罪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据俱出奔遠也。〔疏〕

注据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謂與樂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

春秋爲尊

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

此道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詔也。又，詔，誠也。玉篇，隱也。忌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

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爲親者諱。〔注〕爲季子親親

而受之。故諱也。〔疏〕

通義云：爲親者諱，諱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言孫之類是也。漢書梁王襄傳，谷水上疏曰：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注爲季至諱也。○上云：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此推季子親親之故而諱焉。

爲賢者諱〔注〕以季子有過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疏〕

通義云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讒

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讓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注以季至諱之。○通義云。慶父懼討。久稽於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於弑惡其來。爲後之弑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按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季子蔽爲親親爲之隱忍。致君再弑。季子不能無過。徒以有酖牙過惡之功。後又相傳定亂。此實親親之過。夫子所謂觀過知仁者。故春秋爲從爲賢者諱科與。

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

爲春秋〔疏〕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女爲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爲師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

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爲春秋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典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厥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

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弑君出奔〔疏〕

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傳疏

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下文原闕〕○注魯有至仲孫○卽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鞮仲孫覆之屬是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蔑以後孫以王父字爲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鄆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脅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爲疑辭也○注主書至出奔○各本弑作殺誤依鄂本正舊疏云正以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通義云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宜來以見如齊爲實奔又以見諱奔爲如爲弑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

杜云陽國名正義世

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下云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

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于東海都陽。故應注都陽為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為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執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鄆同。皆以功未足覆惡。故不為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包氏慎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

注據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

言吉

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

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

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

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為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禘。昭穆之禘。藉實審禘。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平。按此本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為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

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曷爲未可以吉〔注〕据三

年也〔疏〕

注据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

未二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

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

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禮禘至君數○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祭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

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是也左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卽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從先君數等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禘地莫大乎方澤宜亦謂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此股禮也其一卽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禘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祫而不得禘祫禘之所以分者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玉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

年祫也。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一有一無。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言春祫則必禴祀一主。嘗烝則必禘祭五廟。禘則禴祫無常。傳八年禘于大廟。是禘禘也。禘于莊公。是禴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吉祀而舉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非公羊義。

三年矣。曷爲

謂之未三年。二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

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

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

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

月。曲禮云。死與往日也。○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實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總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肯跋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依鄂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又云。言常者。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喪服小記云。葬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琪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斂日。斂尸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絳儀禮。□□云。此卽練祭也。以一莽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敷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辭也。嘯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耐禮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性饋食之事。徐氏乘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做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尙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卽特性饋食禮也。士之耐祭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性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夫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愚則謂虞爲喪祭。卒哭耐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耐祭如饋食。卽練。祥。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

祥無無算爵爾。欲知大小祥祭之者，尙於特性饋食篇考之。按特性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事。○十行本作薦，此常事校勘記云：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纓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篋尸。注：主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期朝服，祥因其故。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期，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問傳又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練祭辭也。○注：中月而禫。○彼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間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祥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徒月二十八月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荅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卽在二十五月，禫祥同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爲月中，謂在祥月之中，故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而除喪畢，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

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屬。皆据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也。卽此文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据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日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玉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按何氏下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日也。是與鄭義同。汪氏琬鈍翁類彙云。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禮間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禮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無疑。金氏榜禮箋云。三年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日。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日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日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日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日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日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日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日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日終而禫。受以禮服。二十七日終而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禮服。朝服縞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日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今案禮記

間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壘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繚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纈。無所不佩。據間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玉蕭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旣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志。王準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摺紳之士。猶多遵元議。宜使朝野一禮。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用其義。江左摺紳。仍遵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祥禫爲喪祭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禫在寢。吉祭在廟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尙在。不敢純用吉禮也。蓋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於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此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按。士禫祭之禮未聞。且卽祫食于祖禰。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者之父。而母先歿者言。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注是月至不譌。○解是月卽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故以二十五月爲正服。衰麻旣除。故此外可從未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彼傳曰。喪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譌。三年之內。不圖

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

其言于莊公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禘僖

公不言僖公〔疏〕

注據禘至周公。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是也。○注禘僖至僖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

設。按疏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彼疏云。不言從祀僖公。今按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僖公也。彼實禘而言禘者。明從祀即包有禘。對文二年之躋。僖公爲禘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禘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此注。然彼經明云。躋僖公。則非不言莊公矣。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

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疏〕

穀梁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

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謂三年喪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總不祭。儀禮喪服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蓋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焉。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練祥禫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矣。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

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爲明晰。何氏此注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未可入也。故云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蓋時適應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卽禘太廟。故先行之於新宮也。喪尙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櫓改塗。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尙有豐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祧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蓋時去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卽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左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徒祔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人夾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廟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期。迨一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日。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太廟何疑。在太廟何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莊公可矣。曰子明在莊公廟也。莊公喪尙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者。當遷入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特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惟杜以爲別立廟。則又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曷爲未可

以稱宮廟〔注〕据言禘也〔疏〕

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于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而傳

言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

注當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盟盟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以廟為歸周制虞而作耐主卒哭耐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祖使魂氣相連屬故耐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遲以為神而遠之故耐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

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與託始同義〔疏〕

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

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違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為常至於滕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為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按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三年列國已有不行者魯乘周禮或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爾梁氏玉繩警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日也長厯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差繆略辛丑作辛酉則正與厯合爲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疏〕

校勘記云何隱爾弒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

試下及注同魯世家湣公二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殺湣公於武闕左傳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闕是也按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傳奪田卜齮卽至不肖亦必不

卽此怨公蓋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

殺公子牙今將爾〔疏〕

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

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

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與不探

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

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是也漢書鄒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

鹽鐵論周秦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卽僖元年傳於是抗輶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

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

魯世家云：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曷爲貶與弑公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爲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臣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

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

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

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彼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弑君之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弑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弑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即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具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按上言齊仲孫爲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暨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放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後也。〔疏〕

注以有高後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是也。

何以不稱使。

〔注〕据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

注据鄭至來盟。○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

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

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

君不使乎大夫也。〔疏〕

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弒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僂，彼齊無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衆然，故不

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夫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彼爲齊君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

然則何以不名。〔注〕据國佐盟

名。〔疏〕

注据國佐盟名。○卽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

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

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

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與曠

年無君無異〔疏〕

注與曠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即位子般弑閔公即位閔公弑僖公即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

設以齊

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

通義云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為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

無君則國幾亡矣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度其時勢若以齊取魯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檄而定之謂左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公有取魯之心故傳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曾者淮南修務訓注曾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曾曾不興師徒即則不興師徒也論語季氏篇曾謂泰山皇疏曾之言則先進曾由與求之間孔曰則此二人之間皆是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

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

注南陽齊下邑○孟子告子篇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

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答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祔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秦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嶧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運泰山又東南流運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

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逕梁父之莧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卽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讎。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讎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冑也。○道義云。甲。甲。七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卽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冑于管注。甲。鎧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峙而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不兼冑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冑。故連敘及之。皆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矰。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矰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披甲之士爲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

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

校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

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從爭旁水也。廣韻曰。埓。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書有作埓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闢。以出奔邾。卽此。吳氏麥雲經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麥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闢。出奔邾。小徐以爲奔齊。誤。

矣。邾卽今驪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竄入注也。吏門者。大事表云。史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吏門卽史門矣。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稷門。高門。雩門。宜雩壇所在。兼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雩門竄出者也。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葢于稷門。哀八年。微虎欲宵攻吳。行及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注〕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信公城魯不書者。諱微

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疏〕

注久闊至爲喻。校勘記云。毛本闕

作潤。鄂本喻作諭。蓋當時有此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信至微弱。○新語至德云。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信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襄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爲美稱。凡鄰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

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

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

子謂為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并問稱國。〔疏〕

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

惡其將也。〔注〕

以言棄師。〔疏〕

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為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為惡將。謂鄭惡其將爾。非謂春秋惡其將也。

鄭

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

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為重。猶趙盾加

弑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

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

禮記聘禮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釋文以爲兵則後加字易林師之曠

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爲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不禮退之以不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穀梁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以不禮文公退之以不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爲說故舉棄師爲重不書逐高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補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許同辭明爲狄鄭之義此文主譏棄師不爲惡高克言高克不足惡也○注猶趙盾加弒也○宣二年書趙盾弒其君不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棄君爲重也弒閔監毛本同十行本弒作殺○注不解至可知○何意言重衆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非真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愨期公羊注尙係十一卷三年無

改見論語學而篇大戴禮本命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道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公羊義疏二十八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

按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滑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
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注〕据文公言卽位〔疏〕

注据文至卽位
〇見文元年

繼弑君子不言卽位

〔疏〕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

子〔疏〕注傳公至庶兄〇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爲哀姜嫡子僖公爲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滑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

公弟未可從也〇注据閔至言子〇閔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卽位是不言子也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

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

白虎通封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

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謂孔子曰。僖公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濞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發世乃畫分爲人子。爲人被爲二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卽位。明其義也。○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白虎通封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以僖公繼閔公。不以季友也。又王者不臣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疏。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

服闋三年例。按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禮志引孫盛言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昭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顛說：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李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旣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疏〕

杜云：聶北，邢地。說文品部：苗，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苗北。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

救邢卽此十行本救邢下疊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疊。此本誤衍。岡監、毛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疏、襄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

〔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

注：據夏至救齊卽下不及事也。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

〔注〕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

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謂饒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

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

孰亡之。蓋狄滅之。

〔注〕以上有狄伐邢。〔疏〕

注以上至伐邢。○卽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是也。左傳。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也。

曷爲不言狄滅之。

〔注〕据狄滅溫言滅。〔疏〕

注据狄至言狄。○卽下十年春秋滅溫。溫子奔衛是也。

爲桓公諱也。〔疏〕

繁露觀德云。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

也。桓

曷爲爲桓公諱。〔注〕据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

注据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爲桓諱。

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疏云。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醜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疏〕

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治世自任。猶言以天子治世爲己任矣。厚責者。論語衛靈公云。躬自厚。皇疏引蔡謨云。厚者。謂厚其德也。謂以厚德貴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未。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責備賢者。於邢衛杞能救。則爲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溫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醜其能也。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

云。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据叔孫豹先言救。〔疏〕

注据叔至

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君也〔注〕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

實諸侯〔疏〕

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

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叔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

〔疏〕

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是也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曷爲不與〔注〕

据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疏〕

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

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

而文不與〔疏〕

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

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曷爲不與

〔注〕据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疏〕

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制也。聖人以大平之道治春秋。

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注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則擅封邢衛。自犯其禁。故以為不告盟主。然五命所禁。皆本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一節。有所諱避。葵丘所命。專為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為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為文。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從實

也。〔疏〕

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詩邶風旄丘序云。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

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為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為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丘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隘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遷。亦不

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綠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衛綠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爵管仲於夷儀。注：天下諸侯，知桓公不爲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按：爵猶美謂美管仲夷儀之功，非實爵也，亦非謂封管仲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

左穀作夷儀。杜范並云：夷儀，邢地。元和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

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表：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臯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營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河之臯，處勢平夷，故曰平臯。瓚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臯是邢丘，非邢國也。馬氏宗榑左傳補注云：按邢國志河南平臯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臯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邢，邢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臯邢丘，乃衛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卽此。薛瓚駁應說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與此邢無涉，差繆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疏〕

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汭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謂宋人遷宿也。

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

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疏〕

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

義云：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師必擇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輪將繇使，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輪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輪者不苦其繁，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蓋邢恃險，故爲衛滅。國語鄭語云：鄒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煩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据首戴前目而後凡。

注据首並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凡也。此若先日後凡。宜諸侯城邢矣。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師。

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

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疏〕

明卽上救邢之師，卽齊侯宋公等也。通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

言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入，校勘記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据正。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上救邢書次，以彰情爲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城故嫌穀梁以為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鹹會各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為散辭矣舊疏又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胃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弼曰誤記索隱音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應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為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霽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警言來應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為秀也漢書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為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

包氏慎言云經七月有戊辰歷為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似後人依閔二

年傳增入不足為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

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為齊地也

齊地

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据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郈子不書以歸是也〔疏〕

注据從至

是也○卽下十九年宋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郈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郈子用之，是不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

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於夷者，齊人以歸至夷〔疏〕

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

夫

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注〕据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爲

故以歸至于夷〔疏〕

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曷爲爲齊所歸，故難之。

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

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

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疏〕

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謂爲魯戮，非戮之魯地也。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縊。○注先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注泰曰：齊人

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言齊人殺諱之。○注主書至絕錄。○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

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漢書孝成趙皇后傳魯殿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

注楚稱至

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荆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媵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魯僖公使用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頃熊其楚女與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魯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荆自改號楚妾也据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荆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尙稱荆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爲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爲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有行義者卽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据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据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卽牽涉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扙〔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

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疏〕

左穀打作禮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傳元年會打當穀梁同公羊也古丁聖聲同部得相段借杜云禮宋地陳國陳縣西北

有禮城大事表云左傳作華今陳州府西北有華城即禮也水經注渠水篇陳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潁城王隱曰華北有谷水是也華即禮矣經書公會齊宋于禮上預曰禮即華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華城在陳州西北○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正以

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纓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

○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

薄故也〔疏〕

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嬰稻名疏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偃知古偃嬰得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嬃大戴禮作女媮錢

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罃偃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

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為哀姜復讎也通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麻為十一月之十三日十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

得有壬午長麻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牾然當時麻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犁作酈杜云酈魯地穀梁傳作麗按麗即酈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辨之地麗其即酈食其也犁酈音同段借字關

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跋大秦耶摯軒說文作麗軒是也

獲莒挈〔疏〕

釋文挈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清熙本足利
本岳本挈作摯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挈當改正

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

獲〔注〕据獲人當坐〔疏〕

注据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

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

注謂拒慶父○校勘記云元本闕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据

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

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

舊有皆作洛者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

使公子奚斯入請〔疏〕

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

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蓋名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晡正考父矣阮氏元挈經室集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絜字子魚絜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與借字也

季子曰公子不

可以入。入則殺矣。〔注〕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

公子亦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蓋亦外之詞。按左傳。史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

傳則非以賂求矣。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

注涘水涯。○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涘。傳涘水涯。又王風葛藟在

河之涘。涘。厓也。謂汶之南涘也。

北面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疏〕

注時慶至之北。○各本在誤。自依鄂本。正見校勘記。魯世家云。哭而往。左傳又云。不許哭而往。

是也。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疏〕

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嘻爲語之首也。大戴禮少間云。公曰嘻。注嘻歎息之聲。禮記檀

弓云。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哀痛之聲。史記魯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嘻者驚恨之歎也。此云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母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

此奚斯之聲

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

注諾已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曰。猶言既而曰。以已字屬下讀。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

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軛經而死。

〔注〕軛。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

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魯世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舉也。軛其車。使軛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是

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歎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軛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据正。漢

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輶。輶也。攷工記。輶人爲輶。注。輶。車輶也。方言九輶。楚衛之間謂之輶。楚詞東君。駕龍輶兮乘雷。注。輶。車輶也。禮既夕云。薦車直東榮。北輶。注。輶。輶也。輶人又云。十分其輶之長。注云。輶當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輶爲輿者。輶以載輿。因謂輿爲輶也。故也。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

〔疏〕

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

魯人不與。爲是興師

而伐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

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

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

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

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卽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

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云爾者。釋壬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注。給。欺給也。又曰。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擊曰。吾二人不相。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是以書獲爲譏文。彼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懼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

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 据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据夫人。

婦姜欲使去氏〔疏〕

注据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据上薨稱姜氏以難也。

貶曷爲貶。

〔注〕据薨于夷不貶〔疏〕

注据薨至不貶。爲其稱姜氏無貶文也。

與弑公也〔注〕與慶父共弑閔公〔疏〕

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作與弑。申志反。注與慶至閔公。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弑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一。又以順傳弑公文。爲子般尙未稱公故也。

然則曷爲不

於弑焉貶〔注〕据酖牙於卒時貶〔疏〕

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注据酖至時貶。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卽於其殺時絕去弟見

矣。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

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

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

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

有其字。此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辭云。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輩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

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韻樓集云。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為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慎言云。哀姜為齊桓所殺。齊不以為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徇私恩也。按夫人者。弑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舊疏云。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為難矣。○注貶置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絕去。彼文姜殺夫。視殺子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為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屬於齊。明桓公之誅。不為滅親。與穀梁為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殺。為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為順上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夷也。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

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毛詩鄆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

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旣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寔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汎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而名。爲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旣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爲魯地。言城楚丘猶夫城向

城耶。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丘為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一概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享晉侯于楚丘。謂卽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尙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北遷帝丘。隔遠南鄆。由是地縵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爲一。差爲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爲狄所滅。遣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潁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据內城不月。故問之。〔疏〕

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宜據補。校勘記云。唐石經以下本皆脫。○注据內至問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皆內

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

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注〕据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城衛。〔疏〕

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爲不。則本作曷爲城衛。不言二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按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故。○注据無至城衛。○舊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衛。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衛。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又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固宜言城衛也。

滅也。〔疏〕

通義云。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

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按注意不言城衛。因衛已滅也。

孰滅之。蓋狄滅之。〔注〕

以上有狄入衛。〔疏〕

入衛。○卽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經止書狄伐邢。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

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疏〕

詩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

〔注〕 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獨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

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

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 復發傳者。君子樂

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尚

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

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

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則爲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問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繫至遷也。○泲襄十年。冬。戍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徒封衛。衛卽殷墟定昌之地。時由彼遷楚。故書楚。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

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葵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是其事也。○注。不書至責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實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

包氏愷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歷宜置閏辛巳。爲閏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 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

內讎齊。〔疏〕

注。誅當至讎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責。內讎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弒。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然。今若不書葬。嫌爲責魯臣子。不討賊矣。

所以不責魯臣子者。爲齊桓爲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假借。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綬守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爲夏。以章爲彰。是

也。水經河水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虔。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魏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魏都。地理志北魏也。按北魏即西魏也。東魏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魏叔死焉。是也。闞氏若璵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魏西魏國。宏農陝縣東南有魏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駟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魏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則下陽爲魏河北地。魏界跨有河南北也。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疏〕

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奪正爵。則公非本爵。

折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据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衆。稱師爲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据以難。

使

虞首惡也。〔疏〕

後漢書梁商傳。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蓋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

虞附故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曷爲使虞首惡。〔注〕据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

注据楚至首惡。○文十六年。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不言之者。秦楚等巴爲小國。故止舉巴爲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

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

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

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疏〕

說文山部寐臥也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繁露服制

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

通義云此與晉語卻叔虎對翟租之氣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

與〔注〕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疏〕

釋文郭音毓又如字左氏孟子作毓

通繁露滅國上云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有滅二國意苟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

獻公揖而進之〔注〕以

手通指曰揖〔疏〕

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辭讓注上手爲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卽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擻也。卽周禮大

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胸曰揖卽司農注所謂今時擻是也。通義云揖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擻。

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

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

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

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鑿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
爾爾亦矣義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

駟也〔疏〕

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
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闔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

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
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為山西吉州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
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
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為地名為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

與垂棘之白

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為美〔疏〕

注垂棘至之地○釋文棘一本作蘇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
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

○注玉以至為美
○〔原文闕〕

往必可得也〔疏〕

武王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為句必可得也
又為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

往字讀為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浚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
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東帛所加之璧為垂棘之璧庭實所
設之馬為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則寶出之

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

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
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馬出之

內殿繫之外殿爾君何喪焉〔疏〕

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

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殿。而著之外殿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繫之外殿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府。置之外殿。較此傳為詳。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

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

虞之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是也。說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

荀息曰。

宮之奇知則知矣。〔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

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

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為獻公語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

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

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

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

下

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即以往也

虞公見寶許諾〔疏〕

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墾與馬而欲許之

宮之奇果諫記曰脣

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

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

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淮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

虞郭之相

救非相為賜〔注〕賜猶惠也〔疏〕

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

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

下五年左傳云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又云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

虞公不從其

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

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

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巖輪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巖輪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

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疏〕

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

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

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

釋文云：牽本又作擊。

荀息

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疏〕

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韓非子云：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羸所遺屈產之乘馬，奉

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蓋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騊，說文齒部：翻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矣。蓋戲之

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

不仁，以滅人爲戲諠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

惡親疏之別〔疏〕

注傳極至爲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

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誅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也。○注晉至至姓也。○舊疏云。卽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弑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紱予文公爲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

夏陽者

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

通義云。竹書紀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

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卽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疏〕

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卽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

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派水篇派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關駟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爲貫也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卽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縣城與今歸德商巨縣接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桓八年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眞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爲黃國地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蘇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江

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

穀梁傳亦云江人黃

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衛存魯諸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

遠國至矣

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

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

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

穀梁傳亦曰中

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

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據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哉。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矣。是葵丘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徧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怪其不稱爵言。方爲徧至之辭者。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徧至之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賁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徧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風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麋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

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綱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彼

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舊

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卽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杭陽之應。與。按何義。旱久。不害物。同前耳。所應不必與前同。詳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卽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臣弱也。正莊三十一年注。祿去公室。福由下作之。義注。

亦宜云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卽書○舊疏云太平之時陰陽和調若一月不雨足以爲異正以僖公能善變改正故從太平例一月不雨卽書也。○注春秋至乃書○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也。○注一月至三旱○卽上二年冬十月不雨本年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是也類聚引考異郵云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說故致旱。○注卽能至澍雨○舊疏云皆感精符文後漢書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釋吏繇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觸浮會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蹇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較感精符文爲詳後漢書黃瓊傳云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避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又郎顛傳引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飭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甯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景響又周舉傳云魯僖遭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皆本公羊爲說也。○注故一至改政○舊疏云卽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言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是○舊疏云卽上二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於是故也。

徐人取舒〔疏〕

杜云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說文邑部郟下邑地魯東有郟城段注城當作戎郟戎卽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郟戎今尙書作徐夷徐許所据作郟郟在魯東則郟在魯東矣書序徐

夷並與東郊不闢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鄒習於夷故左傳曰郟又夷也說文又云郟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郟紀要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爲一然去舒俱遠且楚人敗徐于婁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爲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

注据國言滅○即莊十年十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易也〔注〕易者猶無守禦之備

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

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對舉故禮記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是也○注不爲至救也○舊疏云洪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按入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爲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爲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桓寬論之得矣通義云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塗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弱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強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据上得雨不書〔疏〕

注据上至不書○舊疏云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

上

雨而不甚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

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

注所以至應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

五年初稅畝，其冬蝻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

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卽齊桓公會江

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

〔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据貫澤言盟。〔疏〕

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釋再爲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爲義。舊疏

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淺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

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

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

無曲防。趙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則彼之曲防曲隄，卽此之障谷。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而難以鄰國爲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鄒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過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傳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傳九年曰：無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過繹。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桓公卽壅遏八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也。又釋山云：山續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舊疏引李巡又云：水相屬爲谷。雅疏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谷爲衆谿所注。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

孟子又云：無過繹，卽此之無貯粟也。趙注云：無遏止穀繹，不通鄰國也。下九年穀梁傳作

毋訖繹。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傳：積著之理，亦或作儲。地官廩人注：謂貨物儲藏于市中。○注有無當相通。○（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

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

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樹卽說文之亶。人部：亶立也。从人，豆聲。

讀若樹。莊子逍遙遊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立之子。卽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爲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

哉。故告誓而已〔疏〕

孟子亦有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爲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貯粟。無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哀周文盛。時人喜文厭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

所以救時弊也。○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握葵丘之會爲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糶。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旣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旣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問之。以信其言。公旣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旣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夫。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無專妻妾。毋曲防。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宮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重問之。卽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良者，誅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予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過糴，更較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合下九年葵丘有盟，則桓公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

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洩。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

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

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注莅臨也。○玉篇艸部，莅，臨也。與洩同。說文

有隸無莅。鄭注儀禮，讀位爲莅。蓋隸之隸變也。穀梁傳，洩者位也。又昭七年傳，洩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洩。杜子春云，洩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洩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爲洩，訓爲臨視也。與爾雅釋詁，洩視也。亦合。說文，訓隸爲臨，與此通。禮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洩皆作莅。洩莅皆即隸字。大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則又隸之假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國作因，當據正義云，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

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

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莅盟而言及之耳。

○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菴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菴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

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菴以見之乎若其加菴宜直云菴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公羊義疏三十

僖四年

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

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疏〕

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義合。史記注引服虔此注，亦云：民逃其上曰潰也。荀子

疆國云：如是，下比周實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卽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也。通義云：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莒潰，注云：日者，錄實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卽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

杜云陘楚也。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云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鄆城縣南。又新鄭亦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綿亘甚遠。蘇秦說楚曰北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蓋二國皆恃此為

險。在楚為北塞。在韓為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於襄鄆。皆羣山綿亘。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鄆城南。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其

言次于陘何〔注〕据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

注据召至言次。○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于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其事也。○注

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是也。

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

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代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

注時楚至待之

○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陘。○注善其至有功。○舊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功者。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貨。堯曰篇。皇疏。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為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疏〕

差釋略云。新公羊作

辛新辛音義通。按今注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危。○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書：曹伯廆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然也。注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疏〕

杜云：召陵，潁川縣地。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鄆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

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賁不入。卽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闕駟曰：召者高也。其地巨壙，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卽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

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

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

〔疏〕

注：據陳至如會。○卽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一本作驕。

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疏〕：○舊疏云：倍讓

如陪益之陪矣。蓋以屈完楚之尊者，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

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為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增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醇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醇至事也。○舊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而國擴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覲覲。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為盛。故尊屈完為貴大夫。所以尊桓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

注据戊至與地。○見襄三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

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

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疏〕

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為退一舍。次于召陵。

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

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注〕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

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

注据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据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

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

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本一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復爾齊氏駁傳非。

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

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

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

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

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閩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遠國無不至。楚尙未服也。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

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濇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荆楚之城。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

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荆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疆。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荆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州強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梁莊十年傳。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淮南兵略訓。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注〕數侵滅中國〔疏〕

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卽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者是其數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卽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荆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爲

寇逆警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注云數

南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

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温交亂中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尙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入鄭二十八年荆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潰遂伐楚明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傳十年文滅溫也或者溫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

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

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糸部綫縷也線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

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緹謂縫革之縷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

桓公救中國〔注〕存

邢衛是也〔疏〕

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

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代山戎是也〔疏〕

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己之不

攘也。注攘，卻也。國語魯語云：而大攘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

卒怙荆〔注〕卒，盡也。怙，服也。荆，楚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怙誤帖。釋文，怙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既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怙。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怙即卒，怙荆之怙。○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又釋言，卒，已也。詩衛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怙，服也。○廣雅釋詁云：怙，靜也。玉篇，怙，服也。靜也。又丁肇反。靜與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怙，今作慄，同。他煩反。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注〕

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疏〕

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

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爲王者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服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隄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責，而重爲之皮幣，以驩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卽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途南征伐楚，濟汝論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事也。

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

注據陳至

言來○襄三年書陳侯
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

與桓為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為天下霸主〔疏〕

繁露精華云諸侯
會同賢為主賢之

也又王道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怙荆服楚至為王者事春秋
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又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是也○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傳云其
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書來會從內辭也穀梁傳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
即從內義也左疏引服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亦尊桓抑楚之義
前此者有事矣〔注〕謂城

邢衛是也〔疏〕

注謂城邢衛○即上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垂
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陳儀二年城楚丘是也

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緣陵是

也〔疏〕

注謂城緣陵是也○下十四年諸
侯城緣陵傳執城之城杞也是也

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序

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
次也績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

傳曰予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經義述聞云鹽鐵論執務篇曰齊
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
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
即承上予桓公為主為言義得兩通按序从予聲序予互通詩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誨爾予爵是也積績亦或通漢
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績字或作積是也今儀禮禮記皆作素積經師口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焉○注序次也○易繫辭
傳易之序也釋文引京注序次也禮鄉飲酒禮云衆賓序升注序次也廣雅釋詁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也注序次也

序於說文爲東西牆之名。正字當作敘。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是也。○注績功也。○爾雅釋詁文。桓十三年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堯典三載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在莊公世。春秋書人見。既。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爲諱。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馬。並以伐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

左氏袁作轅。彼釋文亦作袁。古袁轅通。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闕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

徒。元和姓纂。袁嬀姓。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愷。愷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考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從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

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既誤能。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恐師出陳竟，故為此言，為辟軍道也。○注：濱，涯至東也。○詩：小雅北山云：率土之濱。傳：濱，涯也。國語晉語：又為惠公從子於涓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厓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涯也。書：禹貢：海濱廣斥。僞孔傳：濱，涯也。濱海猶海濱也。漢書地理志：作海瀕。瀕，即頻。詩：大雅召旻云：胡不自頻。列女傳：作胡不自濱。是也。說文：穎，水。匡人所實。附○注：東夷，吳也。○杜云：東夷，鄭、莒、徐夷也。按：鄭、莒等東方小國，莒曾為桓公所奔。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本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便也。○舊疏云：趨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

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

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

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墮也。即說文之召。說文：召，小阱也。廣雅釋水云：召，阱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

○孟子滕文公云：園囿汙池，沛澤多。趙注：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蒲，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厓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帶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者也。故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兼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纂要：水之所鍾曰澤。棘者，說文云：小叢叢生者。顧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

行。〔疏〕

左傳：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如左傳：齊侯雖許濤塗，尚未出師。東夷聽申侯告，即止。故史記齊世家云：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人之出

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詐，旋即覺寤，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率諸侯師伐陳。桓公方行，伯似不出此。惟已陷沛澤，實受其害，故深悲濤塗，并累及其國。若如史記，師已過陳，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執

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

下二 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是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於

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繇客之不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被執。穀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共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

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

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

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爲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爲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語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尙書之文。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稱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尙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面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予桓。而不以罪執。則譏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文。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象爲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道詩攷云。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

虎通亦言周公東征。逃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逃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為政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此為黜陟時詩也。魯語章注。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

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疏〕

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虢。禮曰。使次介

先假道。用束帛。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注〕故令濤塗有此言。

左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

國必甚病。明師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數矣。夫又云。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汗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連。田畝荒。杼柚空之為數。

不

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為也。凡

書執者。惡其專執。〔疏〕

注以己至為也。○謂陳之不欲其反。由己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為也。繁露仁義法云。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

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宜執。亦以濤塗為國被執。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言雖有罪。方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既惡齊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

舊疏云。內之徵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之及之者。內師也。彼以文承齊桓執陳濤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徵者及之。與舊疏義。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

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

楚叛盟也〔注〕為桓公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

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閭盪毛本同誤

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舊疏云即此僖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

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戴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主會者為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首戴會時桓公得意諸侯皆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一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

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誑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

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

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患誑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為陳之所苦患遂為所調誑矣按不修其師即上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注〕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

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

注据鄭至申侯○即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續問至爵也○舊疏云若直問曷為直稱晉侯即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

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

注甚之至親也○穀梁傳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繁露王道云此其誅

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白虎通誅伐篇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

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死，與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莫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者如是書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牙卒，貶去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平公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慎言云：按晉侯詭諸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兆，絕先祖之嗣，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子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謂此也。其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弟，與牙同也。後漢書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義微異。○注春秋至親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謂次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貫於先君，春秋例爾。親疏之別，殷道親親，舍文從質也。○注今舍至責之。○舊疏云：今舍國體，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注〕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

出〔疏〕

注据微至書朝○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舊疏云今此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爲

是無事而來爲是有事言來者爲是朝其子而出之直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

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因其

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疏〕

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東壁北面適見于母又云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入見姑姊如見母又云乃易服翼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無見

外祖禮何氏蓋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禮喪服總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卽來朝於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爲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世本校之史記之德公則世本之惠公惠公下多一成公十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值靖公之四年亦非未踰年君然則此伯姬當卽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爲靖公之母計靖公生至此十三四年卽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故也冠後與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靖公尙爲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母來魯又穀梁傳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丈夫之道者是也

杜云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則謂攝君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也若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曹伯射姑杞伯姬別言來耳按如何義則婦人既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辟內女之失教也左傳釋文云杞伯姬來絕句來歸甯朝其子猶言其子朝○注微無至非實○校勘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鄂本服作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按何氏上言攝微者不當書朝此又云微無君命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既是微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

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

古音同之部得假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

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据宰周公不殊別也

注据宰至別也○卽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子葵丘是也

世子貴也世子

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

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

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疏〕

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

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注儲君至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舊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矣。○注自王至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衆臣云：鄂本上作士，此誤。按各本俱誤上。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有帶繩屨。注：士，卿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舊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諸至所施。○舊疏云：卽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按其言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貴世子，謂殊爲齊桓之意，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魯公汲汲於齊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繁露王道云：會王世子，譏微也。明桓公德衰，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也。德衰者，上四年傳楚叛盟也。注云：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滄塗，是也。叛盟者，下鄭伯逃歸不盟是也。穀梁傳：天天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王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徵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蓋穀梁言其文，公羊言其實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据上會序。〔疏〕

注据上會序○即上列序諸侯某某會于首戴是也。

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

周禮小宰職二

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注：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即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辭云：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已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爲重，不先別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以間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間無異事，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疏〕

注据上至知問○舊疏云

亦有無据字者非正本通義云据陳侯逃歸不言不盟

不可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

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

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

盟○鄭自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旋即叛盟勢必加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為解者即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

〔注〕据後言不盟居會上辭〔疏〕

注据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在下明為居會上辭故難之

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

爾〔疏〕

解鄭伯逃歸之故也蓋諸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已背衆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

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軼縣故城為弦地

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鞏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酈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郡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鞏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鞏縣西陽。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鞏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鞏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其二

君。〔疏〕

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楚遂背叛者。卽上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溫。卽下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是也。晉里克比弑二君。卽下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

漢書五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

注据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注上傳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明云取虞知此爲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

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

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

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亡書亡爲自亡與此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

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

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

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

月者略之〔疏〕

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本勤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勤葉本釋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勤字鄂本注作勤與釋文葉本合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

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設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以自亡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

罪辭。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賁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處，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叔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包氏慎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而不錄也，謂直絕其宗祀，通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資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按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之辭也，亦卽奪正爵之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疏〕

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

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卽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注〕惡桓公行霸疆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

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疆非所以附疏〔疏〕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彼注云

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白便誤使依宋

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

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遷至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

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即還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

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

注至是至爵者○舊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即鞏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

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爲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罷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罷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

注据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

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

孟子皆子下云無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

辭也通義云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妻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疏〕

穀梁甯母左傳釋文母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

毋作母釋文甯母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穀梁釋文亦作母按甯寧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𠄎部寧願詞也从𠄎甯聲是其證杜云高平方

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潁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甯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俱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茲何以示後嗣及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

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左傳襄十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般書分器序班宗彘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洮〔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言甯母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卽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

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卽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

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

自助。〔疏〕

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滑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

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母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戴同。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

繁露觀德云：洮之會，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

不自來。通義云：處其所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

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

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

不盟也〔疏〕

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蓋酌之也。注：酌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酌，先鄭司農曰：酌，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然則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爲乞盟，以

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王之八成，一曰邦酌。鄭司農注：國酌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酌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灼，故穀梁亦作灼。莊子田子方篇：夫水之可灼也。釋文引李注：灼，取也。禮記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注：酌取民以爲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故何氏訓酌爲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注：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爲書，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懼中國，但遣使措血爲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彼疏云：八年洮會，云酌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以彼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楊如此解也。范注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緘。○注不錄至來也。○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矣。欲深抑鄭伯之卽夷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盟，桓三年傳文。舊疏云：知非大惡者，正以鄭伯不貶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爵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

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

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夏，卽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議。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注〕以

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

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已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

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土禮云：舅姑既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理亦宜然。此夫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爲譏省煩勞，不敬謹也。○注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

至例本不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注〕据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据夫至不貶。莊二十四年夫人

姜氏入。譏以妾爲妻也。〔注〕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是也。

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是也。○注入廟至嫡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詞。成風在故

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坐篡。舊疏云。入廟當稱婦。今而稱夫人。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爲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弒得卽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卽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至君同。○釋名釋親云。妾謂夫之嫡妻

曰女君。禮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數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卽以嫡妻爲女君。是與臣事君同

也。繁露王道云。立夫人以嫡不以妾。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爲夫人。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卽位。而春秋亦書卽位之義矣。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

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

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

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至爲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

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頃熊也。禮同姓相賤。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賤。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按同姓相賤。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箋云。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姜之詞。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戢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爲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未卽位時。卽取於齊。欲違傳義。無實據焉。○注齊先至言致。○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爲從父母辭也。○注不書至書也。○校勘記云。元年疏引作魯魯使立也。此脫使字。舊疏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魯魯之時。可以書其至。今先致其女。乃後魯魯爲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爲媵姜。是以不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魯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楚女未至。而豫廢。故又不得書楚女至也。左氏以爲禘而致哀姜。按哀姜淫於二叔。比弑二君。爲齊桓所誅。僖公無緣復致爲夫人。穀梁以爲成風。注云。立之以爲夫人。然子無立母之義。卽母以子貴。卽位除喪時。卽宜尊立。何至此始因禘而致與齊先致其女。魯魯使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二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公羊義疏二十一

僖九年盡

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爲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

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毫。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爲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疏〕

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十八年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

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爲襄公諱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卽當還歸。其背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爲宋襄晉文諱之。正以刺之也。解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諱葬。嫌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

杜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爲

葵丘，非也。大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也。馬氏宗榿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酈元引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水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勤遠略之言相合。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鄆者近是。鄆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

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

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

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阜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宋子出會非居尸柩前同既葬之稱故彼注卽據此爲既葬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以家事辭王事義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齊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按左傳明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爲王事者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者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爲稱子禮也孔疏節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

包氏愼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而經書於七月按歷乙酉爲八月朔日若七月大則乙酉爲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据杞叔姬不卒〔疏〕

注据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

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

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

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紵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爲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纒笄宵衣在其右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纒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櫛笄彼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櫛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篠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

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鬢。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鬢。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鬢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鬢笄總。此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性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要服傳云。箭笄皆尺。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紒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禮之鄂本。宋本闕。監本同。毛本禮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常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爲成人。故死則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鬢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紒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

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

諸侯夫人例〔疏〕

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

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疏：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爲殤。喪服大功章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嫁卽不爲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爲本親之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是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性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同成人也。故雜記注云：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爲夫家所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甲。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爲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爲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彼俠雖未命。已爲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許嫁爲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

俠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鄭釋之曰莊十

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

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

上二年秋九月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擴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

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

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

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

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秦本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呻者九國。按汪氏申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則此之叛者九國，亦不必果爲九國也。蓋九之爲言多也。言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言叛者九起也。○注下伐至是也。○下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云：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是也。通義云：九國未聞，蓋徵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丘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蘗芽於此。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冲慎，令終之道，所以深

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注會不書者叛也。○舊疏云：厲等九國亦在于會，而葵丘之會不書，以其叛天子之命故也。○注叛不至諱也。○以上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于葵丘也。所謂爲尊者諱，爲賢者諱也。○注會盟至與盟。○義與上五年首戴同，何意若舉重則當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已下盟于葵丘矣。時宰周公不與盟，故上書會，此誓盟，會盟兩舉也。舉重者如文十四年公會宋公已下同盟于新城，莊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

震之者何

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

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素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

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矜大也。即矜字。淮南

證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

左氏穀梁：甲戌作甲子，趙氏坦異文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云：甲子九月

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闕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惑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僞，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立獻公詭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僞辭。洪云：碑以僞爲詭，是說僞通也。○注不書至子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弒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疏〕

左氏穀梁弒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弒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弒。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

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弒。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弒，則岐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弒其君之子未葬也。苟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弒，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

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櫛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爲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弑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

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疏〕

注据弑至先君。○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是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弑間之，欲使後人知其稱名之義。

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

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未踰年

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

作弑，此作殺爲歧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

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卽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卽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圖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弒天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弒君同也。與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子卽君也。公羊子曰。弒其君之子。何其君之子者。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在喪之君可弗君之也。故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然則何不言弒其君也。不沒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卽位。有未踰年而遽卽位者。則書弒其君。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書弒。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子道未盡也。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子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又以見父道之不

正也。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隱括之辭。以一弑領二事，則所據之經兩書弑明矣。傳曰：齊慶封之徇於諸侯也。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隱而代之。慶封其尙知史法哉。○注加之至之子。○舊疏云：若不加之，嫌君子爲一人故。○注不解至知也。○舊疏云：正以傳云：弑未踰年君之號，止答上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之文。故云不解名矣。既解言弑，則書奚齊之名，由弑之故明，是以不復答之矣。十行本知誤加。○注弑未至當月。○隱四年春王正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弑成君例。日故未踰年當書月也。今不月，故解之。○注不月至略之。○晉獻殺嫡立庶，致被篡殺，故爲不正。遇禍終始惡明也。繁露精華云：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亦以不正遇禍痛之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

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

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疏〕

注書如至接也。○隱十一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故魯君臣外適皆言如，所以別內外。兼錄所與交接，別榮辱安危也。○

注故如至榮之○卽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彼注云月者善公尊天子是○注如齊至安之○如齊此書正月之屬是也如晉卽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彼注云月者溟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與此桓公德衰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同也○注如楚則月危之○卽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彼注云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按同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知已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知已論語學而篤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爲乎

狄滅溫溫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水經注濟水篇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

之邑也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尙存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子字據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其姊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

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皆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子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弑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半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

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絨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闕括二事領以弑字非必舊史即在一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

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據與孔父同〔疏〕

注據與孔父同

○舊疏云桓二年傳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此言據與孔父同亦據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

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

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

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僖十五年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潰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章注晉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

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傳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

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

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傳篇古者年八歲而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玉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夫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

〔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

辛氏三秦記云漢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國色。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

獻公愛之甚〔疏〕

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欲立其子。〔疏〕

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注。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申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

於是殺世子申生。

〔疏〕見上五年。申生者。里克傳之。〔疏〕

穀梁傳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傳也。左傳上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傳。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

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

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已。故荅

之云爾。〔疏〕

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

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荅，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注〕長謂重耳。〔疏〕

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疏〕

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注〕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

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

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即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

臣對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疏〕

上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

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和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不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左傳補疏

云杜云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晉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母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丘儉蓋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讓息以例儉可知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息困窮是亦以書及爲褒辭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

〔疏〕

晉世家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弑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

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

始惡明故略之〔疏〕

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厲時之背死鄉生敗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

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為賢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月同義。漢書叔孫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驪，繁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

杜云北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疏〕

注据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

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

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

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韋注：鎮，重也。芮，黨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已為惠公大夫矣。○注惠公至言之。○

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為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

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殺之意。〔疏〕

注欲難殺。

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賊義故先難其立以明惠之立由里克

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

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

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于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繁曰：『申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里克逆惠公事也。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一孺子矣。」

〔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疏〕注孺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

小之稱。說文：「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文選：「幽通賦：『嬌巢姜於孺筮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幼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襲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連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驪曰孺子善哉。皆世鄉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墓者，於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稱稱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又將圖寡人。』」彼

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疏〕

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於是殺之。〔疏〕

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然則曷

為不言惠公之入。〔注〕据齊小白入于齊。〔疏〕

注据齊至于齊。見莊九年。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

為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

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

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

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

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矣。

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溢也。曷為通。溢。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為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尙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當在彼年。左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卽謂高梁也。呂覽原亂篇云。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妾所生。故非命嗣。

齊小白

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疏〕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篡。不爲之諱也。

桓公之享國也長。〔注〕

享。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

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

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滿院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速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

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

故為之諱本惡也〔注〕

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為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

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明

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

注齊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

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為諱本惡。以獎成其美。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

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兩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魯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

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

注夫人至生也○舊疏云蔽障楚女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霍災五行志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

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霍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霍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霍霍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太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廷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舍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爲霍宋均注謂若魯僖公脅於齊以妾爲妻尊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專愛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經無父字按今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傳塗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傳

無父字則經無父字可知故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有父字亦衍文差經略云不公羊作邳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並作平丕本字平隸之變漢石經尙書及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不字皆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論闔與公俱會齊侯非

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

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知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知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禱異修本末以禱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

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麻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三

月齊
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

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然則滅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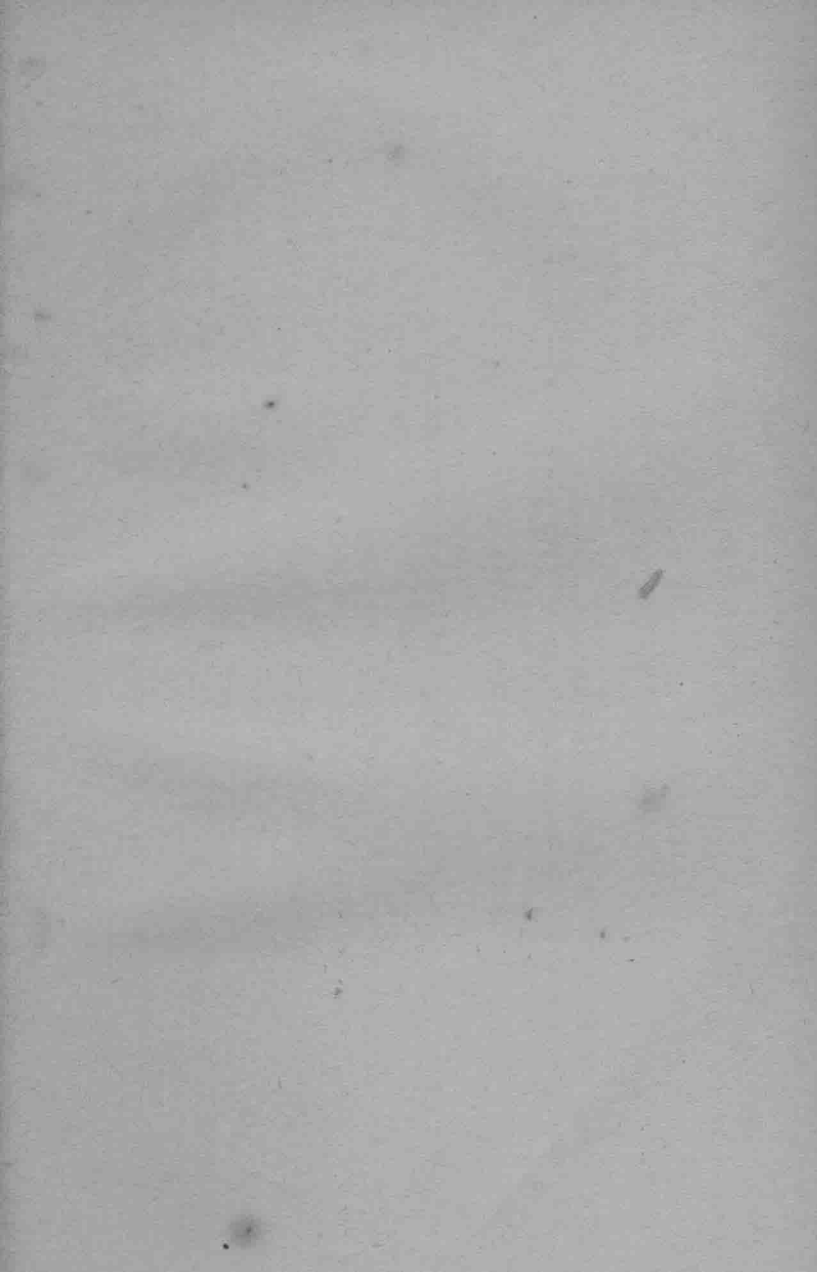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白。左氏作杵白。按穀梁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白立。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宣

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爲十一月之十二日。



公羊義疏三十二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陽穀之會後，所以不

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何休於此有廢疾，范不具載，鄭釋者。

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韋邠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

注由陽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與上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

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

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濇于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那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濇于蓋城杞卽城濇于是杞復遷濇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卽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

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彼恆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

下荅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

城杞也曷爲城杞〔疏〕

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

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

微是見恐曷而亡〔疏〕

通義云以杞南潁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闕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塗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知徐之負強僭號既久莒亦卽於夷則此之徐莒卽左氏之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卽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威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賊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按今律有恐嚇取財卽恐曷也戰國策云恫疑虛憚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惕正字曷假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爲撝幹而殺之之撝字亦作撝廣雅釋詁撝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擗之者謂徐莒擗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執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擗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擗又以擗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

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

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

輒

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卽會鹹之諸侯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爲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

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疏〕

穀梁傳鄆作緡下同。史記周本紀史侯怒與緡西戎犬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緡縣在沂州承縣古

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緡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鄆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緡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緡故國禹後辨曰緡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緡相注緡縣屬琅邪郡續漢郡國志琅邪國緡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緡縣故杜云鄆國今琅邪鄆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邪也國語周語杞緡由太皞又云杞鄆猶在晉語申人緡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緡閭晉荀子堯問篇緡之封人注緡與鄆同蓋鄆緡通也說文邑部鄆媿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

通義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据使至文也○禮

記檀弓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妻己以爲夫

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

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

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己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是

也。白虎通嫁娶篇。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嫡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洗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即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即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洗。使鄆子請已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鄆子請已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嫡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謂此是也。鄆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汗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違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摺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鄆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藉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汭曰。凡諸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齊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淸。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洗。致邾婁與鄆仇深。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

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左疏引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

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姬屆此思哭是曰女媼之巨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媼巨周穆王女叔姬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厓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

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据梁山言崩〔疏〕

注据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

襲邑

也〔注〕襲者隳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

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塌下入也襲於說文爲左衽袍襲焘同部疑塌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塌下也河岸崩決邑下入于水文曰塌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率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椒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忤錯也襲淪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汭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懋公羊平議云隳陷入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

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旬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矣。按謂襲邑爲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爲山。足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蓋攝之借。故有隳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河岸國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

何以書〔注〕据長狄之齊晉不書〔疏〕

注据長至不書。○文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

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据問之。

爲天下記異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

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

繫國者。起天下異〔疏〕

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至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

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鵠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

記異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者陰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水者陰。河爲水長。故爲陰精也。○注爲下至之應。○舊疏云。卽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割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鬲邑也。何注。鬲者。隳。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徒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勝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勝立不書者。

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勝以次立。非篡也。〔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勝作胙。閩監。毛本作胙。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

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其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衆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坐絕也。蔡勝不能撫有其衆。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卽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勝父哀侯。爲楚所執。勝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勝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弒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勝立至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子勝。是爲繆侯。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

錄之〔疏〕

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

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

差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

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齊桓公築牡丘卽此

遂

次于匡〔疏〕

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逢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卽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

五里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公孫敖率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旣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

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

尊卑也〔疏〕

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師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

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爲救徐盟杜已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

通義云晦

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

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疏〕

杜云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續漢志汝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嘉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潒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

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證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唯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注厲葵至命也。○上九年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惰云。宋本。閔本同。監。毛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惰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螻〔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

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螻。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與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〇見莊十三年

久也〔注〕久暴師

衆過三時〔疏〕

注久暴至三時〇公以三月盟杜丘至九月始反國歷春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郕〔疏〕

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郕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文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

注晝日而冥〇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左傳昭元年說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冥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昏冥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甚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當事則但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

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

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

說文兩部。震。劈應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應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

轟者也。又云。劈應。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霆。倉頡篇。霆。霹靂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彖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開輕重兩舉。

夷伯

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

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

之孚。箋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槌公羊平議云。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孚古文作采。从爪。从采。卽保古文。而保又從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段孚爲之。而說者望文生義。失其解矣。

季

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

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是也。通義云。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

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

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疏〕

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缺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稱字。是過

於大夫矣。所以明為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速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

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

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

注此象至去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書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惡。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誡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誡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曆推之。己卯晦

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譏世大夫。則本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彌楚以邪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

也。〔疏〕

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

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

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壬戌。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

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言師敗績。〔注〕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

注据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

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

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夫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

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

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儀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述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亡。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閏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

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箸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鷓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爲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實戊申朔。賈石左氏穀梁作隕。隕賈石。通說文引作隕石。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

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疏〕

校勘記出

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弼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鷓冠子王缺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卽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爲說耳。校勘記又云：六鷓。諸本同。唐石經六鷓字缺。釋文作六鷓。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鷓。左氏釋文。鷓。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說文引傳文作鷓。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鷓。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鷓。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本文皆作鷓字矣。尙書大傳云：鷓者陽禽。注：鷓本或作鷓。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鷓。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鷓。

退飛。鷓鴣或從鷓鴣。司馬相如說。鷓鴣从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鷓退飛。正義曰。鷓字或作鷓。釋文。六鷓。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鷓。五歷反。可證。三傳皆作鷓。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鷓。惟何注。六鷓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鷓。惟經文。六鷓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鷓者。故後人据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閔賈景伯以閔解鷓。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鷓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鷓退盡。集解引賈注。作鷓。引公羊作鷓。索隱引左傳。六鷓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鷓。退盡。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切。鷓鷓並同上。猶根据許書。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韻。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以鷓為正義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据星實後言實〔疏〕

〔注〕据星至言實。即莊七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聞聞

其碩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碩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碩。八耕反。注疏本。碎誤碑。穀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碎。据公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

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碩。柱下石。碩。之仁切。碩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碎。披萌切。大聲。研同上。据楊氏所見玉篇。無碩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碎。善耕反。聲也。而無碩字。楊云。張揖讀為碩。是古本廣雅有碩矣。五經文字。碩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韻。柱下石也。一先碩。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碎。碎。磴。如雷之聲。則作碎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碎。聲也。是亦讀為碎也。廣雅釋宮。碩。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碩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故楚詞九歌云。靈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碩然即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

是月者何。

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

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上十

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毋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之欲盡也。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鷁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月。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隕。隕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縗。是月禫。言盡縗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鷁冠子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部。重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欲處父帥師而至。懼然後得免。僅蓋僅之譌字。射義。蓋勵有存者。言存者甚少。勵卽僅字。广部。廡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爲但。

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

〔疏〕

注據五石言日○舊疏云等是災異何故五石書戊申朔而六鷓不書日故難之

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於

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鷓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

注凡災至是也○舊疏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屬是也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

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已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不日也○注六鷓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鷓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鷓作鷓爲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鷓也

晦則何以不言

晦〔注〕據上言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儷無所求取言晦朔

也趨盟奚戰是也〔疏〕

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減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

平居至倬儷○校勘記云釋文卓儷九委反惠棟云卓儷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儷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雒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儷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

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儷是也此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

終爲夷夏起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

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晦義

也春秋重始故也。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鷓〔注〕据賈石後言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

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

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

注鷓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鷓退飛也鷓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見故用視鷓則需察

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注云六鷓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鷓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鷓按卽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爲都釋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鷓退費風疾也注引賈逵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

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

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

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

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

通義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

云：公羊屢發傳爲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爲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蠶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偏強不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額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圖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圖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氏不解公羊錄宋略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王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軌，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考異郵云：鷓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

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鷓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抗陽。欲長諸侯。與疆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生也。吉凶。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鄆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豈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豈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鷓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鷓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疆。茲謂卻行。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鷓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露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尤。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鷓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

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詎諫自彊。茲謂卻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進。衆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鶴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鶴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兔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鶴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鶴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鶴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鶴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鶴退風。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鶴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虔爲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卽此傳天之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光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鶴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鶴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鶴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 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

注据犂至稱友。○卽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

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共。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僖。子孫以叔爲氏也。

賢也。〔注〕 閔公不

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

事言子〔疏〕

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

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即閔元年歸之。

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為決閔元年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疏〕

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二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

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

故日痛之。〔疏〕

包氏愼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出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慈。按當作慈。作慈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慈。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

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類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

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

死豎刀易牙爭權不狎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閻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疇已兆動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公羊義疏三十三

僖十七年

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

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

杜云英氏楚與國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為黜稱矣惟成王

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為伐之或復為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示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

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

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

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

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

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爾。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爲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

曷爲不言齊滅之。〔注〕据齊師滅譚。〔疏〕

注据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途並書也。

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

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

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應有此惡。爲善不終。聖人隱而爲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

其惡。〔疏〕

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

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

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

〔疏〕

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爲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

桓公

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

注立僖公也○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存亡之功〔注〕

存邢衛杞〔疏〕

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爲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

爲桓功

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

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

〔疏〕

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曾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

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閔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爲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爲其有尊周安諳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注不月至小國○泆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

篡而罪之。按坐滅卽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設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設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兩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褻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

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寬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

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

義兵〔疏〕

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無說公羊此經會字衍文通義云曹伯上舊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僂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善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

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

暨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爲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歷戊寅爲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鹹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

舊疏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

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

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石經原刻誤。

曷爲不使齊主之。〔注〕据甲

寅衛人及齊人戰。〔疏〕

注据衛至人戰。見莊二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疏〕

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

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鄭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鄭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實。故爲與辭。

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注〕

据齊桓公霸者猶

不與征衛。〔疏〕

注据齊至征衛。卽莊二十八年。書衛人及齊人戰。以衛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伯業已興。再會于鄆。再會于幽。猶不與爲主。故据之。

桓公死。豎刀

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疏〕

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石經作豎刁。閩監。毛本同。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

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宣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舉朝周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平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卽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六日。閏餘七月後已盈。然閏七月。則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

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苗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緡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

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在二十五年。何為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為宋敗。即興師救齊。尚有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辭。則與宋棄義刺譏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邢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狄救

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設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責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駭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

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疏〕

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滕蓋與厲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憇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申獻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覆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濇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玉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郕子亦為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郕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蒼兮蔚兮南山朝隣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郕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在下即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郕子會盟于邾婁〔疏〕

校勘記出郕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按傳云其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据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

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間有二義一問郕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上曹南之諸侯也

後會也〔注〕

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為襄

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郕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

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

通義

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曹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鄆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非必爲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曰。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爲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鄆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爲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不言至者。○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云。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爲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卽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婁。而使鄆子請已爲適。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鄆。反爲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疆邾婁。必不敢擅用鄆子於會間。必邾婁以

屬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爲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問鄂本會誤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卽戕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盟爲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己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卽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

包氏愷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

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

其女禍而自責之。〔疏〕

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所神注云。神音餌。以血塗

祭爲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神社。今本公羊作血。說梁作衄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衄社也。日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爲衄。壞字也。穀梁作衄社。山海經云。所神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爲神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神

社音鈞。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神。蓋兼取腓骨。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神从申。說文刀部。刂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刂珥。小子職。作珥。祈肆師職。作珥。按鄭讀珥皆爲餌。云作刂餌爲正字。刂餌者。豐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刂。羽者曰餌。小子餌於社稷。刂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雜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刂餌之事也。許云。劉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餌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珥。謂將刂割牲以豐。先臧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珥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爲餌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神社。亦讀如珥字。異義同神。蓋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饌之禮。珥當爲餌。禮。珥者。豐禮之事。據雜記說成廟豐之云。雍人舉羊。是則饌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始成時。宜與豐廟同。士師職云。凡刂珥。則奉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無珥。珥故士師注云。珥讀爲餌也。叩者。玉篇。叩擊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睢之社。杜云。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爲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卽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臺社。蓋作備於此矣。○注日者。至賈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豈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爲辭。爲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慄而爲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旣爲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爲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變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

之會執宋公〔疏〕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

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排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卽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雖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

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滅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

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中梁亡，文法同。蔡

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

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

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召南考證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

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云。肉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鼻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湏於酒。湏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湏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湏湏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

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衆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

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園人舉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

矣。亦曰雲門。史記孔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秦不奉古制常法〔疏〕

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

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如其度也。言新有故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本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秦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郕子來朝〔疏〕

差經略云：郕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郕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

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經：取郕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郕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昉於此乎。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是也。自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前爲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郟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

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

何以不名〔注〕。據鄧穀名〔疏〕

注據鄧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

名。此不名。故問之。

兄弟辭也〔注〕。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

見歸〔疏〕

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之辭也。○注郟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

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卽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觀德云。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月之二十三日。喪九年。宋火。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

書災者。彼傳又云。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

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二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

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

居東宮。少在後。〔疏〕

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此爲說。穀梁以爲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

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婦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爲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薨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義云。謹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瑰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舍。以見喪制。

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蒸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桷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固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愨公宮也。以陰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愨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卽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釐立妾母之事。天卽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卽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

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怨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卽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福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社。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屨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緄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緄。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

開皇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漕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衆。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鷓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滑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尙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天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緄氏遼河南。非衛所及。攻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蒧高過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

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緄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卽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

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愛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

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叛楚故也〔疏〕

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

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莒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爲犯中國諱〔疏〕

注貶狄至國諱○按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

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

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

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

鹿不以爲
在乘氏也。

夏大旱〔疏〕

通義云主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喜其有益也。則凡書旱皆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

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

注新作至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諸侯從楚

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

疆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

校勘記霍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零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護與孟

零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

歸德府睢州有孟亭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

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

注以下獻捷貶○卽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

曷爲

不言楚子執之〔注〕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疏〕

注据溴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

下云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

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

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

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篤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劫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是守信見執故不爲恥也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疏〕

注据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下之詞故知楚子

貶曷爲貶

〔注〕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疏〕

注据齊至不貶○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稱爵也其實被書月即以刺齊桓威我此第据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

爲執宋公貶。

〔疏〕

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曷爲爲執宋公貶。〔注〕据上已沒不與執

中國。〔疏〕

注据上至中國○謂上執宋公沒去楚子也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上之盟。〔疏〕

注蓋

鹿上之盟○謂上鹿上之盟約盟之會也

公子目夷諫曰。〔疏〕

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

楚夷國也。疆而無

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譖劫

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疏〕

通義云墮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注詐譖至故貶○釋文作誰設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

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

得停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停。實以寶貨停軍中。震恐。停將韓浩。乃勒兵屯停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停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停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停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真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細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爲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卽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諛。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

宋世家。三十年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

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乎此誤倒。

公子目夷復曰。

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疊國字。後

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卽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

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

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

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獲惠

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

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

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是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

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

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向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疏〕

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鄭伯突

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文定元年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使若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向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爵書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惡

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伐宋。曷爲不言捷乎宋〔注〕据戎捷也〔疏〕

注据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

侯來獻戎捷是

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

其國。故諱爲沒國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疏〕

穀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穀梁無善宋襄之意。故

不以爲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爲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

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注〕据上言守國知圍也。〔疏〕

通義云。据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例。圍不

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注据上至圍也。○卽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

爲公子目夷諱也。〔注〕

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

魯受惡人物也。〔疏〕

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卽上傳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卽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目夷諱。春

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惴惴忱忱，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懟。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圖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

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疏〕

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薄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

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

毫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卽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毫。後徙西毫。謚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毫時事。盤庚言陶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後遷居毫。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汭水東遷大蒙城北。大蒙在今商巨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巨縣東南四十里。湯水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商巨本不名毫。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湯薄縣不言是毫。可見謚固經言三毫。遂造北毫。南毫。配偃師爲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不名毫也。杜預。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毫。宜遠近相等。商巨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毫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以充三毫之數。其辨二也。商巨平行。與成阜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涉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社猶稱毫。當時人或以毫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流雷澤。湯止于毫。則此爲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毫在梁國涉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爲毫。且改屬涉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涉陰毫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毫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毫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毫也。立政三毫。鄭解爲遷毫之民而分爲三。毫本一也。安得有三分。按薄與毫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毫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注。○注言諸至侯也。○卽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言諸侯。故得起其爲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卽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爲此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卽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据執滕子不言釋。〔疏〕

注据執至言釋。〇見上十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

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

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

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

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為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為此。公與議此也。〇注善僖至力也。〇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故並善之焉。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公羊義疏三十四

僖二十二年

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一年春公伐邾婁取須胸〔疏〕

校勘記云須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胸左氏作胸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胸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胸者省文漢書五行志

中之下取須胸與公羊同師古曰須胸邾邑胸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冤句師古曰句音劬薛宣傳爲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胸國風姓也杜預曰須胸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榿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卽須胸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玉篇邾胡經切邾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邾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

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晉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僧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

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襄字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澗水支流也。

宋師敗績〔疏〕

穀梁傳：則衆敗而身傷焉。彼注

引何君廢疾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

注据奚至言朔。○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

也。日**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疏〕

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

救邢城衛，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

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

期約也。

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

畢濟而擊之。〔注〕迨及。〔疏〕

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穀梁傳：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驥信云子

反當爲子夷，卽子魚也。○
注迨及○爾雅釋言文。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

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

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

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

喻褊弱。〔疏〕

注我雖至褊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男犯曰喪，人無寶。

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道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上年霍盟後爲楚所敗，君執國圍，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

寡人不忍行也。〔疏〕

左傳公曰不可。

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

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疏〕

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

成列。注：列，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

已陳，然後

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

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痍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

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

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醴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

繁露 俞序

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知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秦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距人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爲說○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日事遇朔曰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卓儷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爲有此卓儷賢君無賢臣爲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緩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嚮慕則王者之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聖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

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

隱元年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

也文九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者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氏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抱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劉氏逢祿評之曰讖違經義安可從也卽謂攷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正朔改自文王周之兵典亦翔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朔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

桓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爲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其行師也，則必爲襄公之所爲焉。爾楚鄭之戰，選師而佚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險阨旣敗之寇，而襄公不以險阨逢師之寇，其心尤爲磊落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常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闕隋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爲舟師伐吳，始有水戰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

穀梁縉作闕，緡闕同音，假借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東緡，下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卽謂此。音曼。杜云：緡，宋邑，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卽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

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

不仁也。〔疏〕

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氏慤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

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疏〕

包氏慤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世家作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

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

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疏〕

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鵲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

見執楚獻捷，戰泓，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爲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

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尙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郵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爲美。子曰。有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曰。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

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

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

從小國例也〔疏〕

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執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以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

云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卽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滅也執滅之蓋徐莒脅之責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爲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爲新周故曰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爲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尙公也罪惡足以絕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

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故。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但誅責不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明至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所傳聞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齊曰子。杞夷也。彼疏引膏肓難之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旣無傳。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故卽以小國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

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節。是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

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

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故

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也。

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

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

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爾能與而古字通彖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子汜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霍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嚴助傳助上書稱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李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爲云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鹽鐵論孝養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知曾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王不爲不尊上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

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卿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堯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

謂與〔注〕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

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疏〕

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卽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弟。卽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

以敵諸侯也。人君之貴。慰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以出。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疏〕

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薛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爲後，致爲晉文篡逐同。薛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丙午，月之二十二日。按宣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

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據楚子滅蕭不名。〔疏〕

注據楚至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陳，晉滅下陽之。

屬皆作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

絕，曷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

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疏〕

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

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也，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隗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驩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平。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

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

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當字蕩也。

其言來逆婦何？〔注〕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

〔疏〕

注：据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弟子本意，援莒慶逆叔姬，雖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爲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

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

者。無出道也。〔疏〕

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公娶齊。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下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詩小雅伐木。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總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旣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降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聞遠兄弟之喪。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旣夕禮。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婦兄弟。妻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樾云。二十年。邾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邾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蕩伯

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郟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之：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榘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卽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据宋至山名
○見成十七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

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

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邢子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瘍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多隱去卽位爲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注三世至白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不內娶於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篤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譬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治卻宛甯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白在所聞世故於此正其本鄂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

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之潁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

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爲陳事鄭君特欲爲調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爲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

注据楚至侵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

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

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

之遂也据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體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

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篡辭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衆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掣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掣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爵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掣於楚人矣。掣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掣乎祭仲也。注掣猶提掣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掣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掣于臣。與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晉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劇噴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糾噴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子。衛捷菑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

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

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洮

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

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補正文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婿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婿說文士部婿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婿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婿爲外姻故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婿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婿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邀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邀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邀盟于向〔疏〕

左氏穀梁邀作速按速邀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

石遯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遯說文疋部速疾也遯籍文从敕是遯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遯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厯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嶠弗及〔疏〕

左氏作鄙公穀作嶠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嶠說文邑部鄙東海之邑从邑嶠聲杜云齊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鄙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鄙齊之附庸紀季

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注鄙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嶠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鄙則鄙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嶠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嶠公羊左氏或作鄙釋文嶠戶圭反又似兗反盧氏文昭云本或作簡故有似兗一音

其言至雋弗及何〔注〕

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

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

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

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

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

注修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修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修吳王之心注修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修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弗與不古

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逕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咭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卽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亞夫亞字本卽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聞矣按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曰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襄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鄰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恤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櫛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進而不進皆爲重民

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

大戴禮保傅篇
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

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肯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爲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謂行句也。行句卽求意。故爲卑辭。公子遂左傳校勘詁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曷爲以外內同若辭〔注〕据春秋尊魯

〔疏〕

成十六年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晉侯使荀偃來乞師此爲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注据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之屬皆是。

重師也〔注〕外內

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疏〕

注深爲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貴服人者也。

曷爲重師〔注〕据泓之

戰不重師〔疏〕

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二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

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

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

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真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於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疏〕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

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

左氏穀梁隗作夔夔隗同部假借字亦作歸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踞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楚子玉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杜云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熊摯之後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尙書中候伯禹譜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予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

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

穀梁縉作

閱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自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注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閱監毛本誤也鄂本聞作得當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

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

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注稱

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据伐邾婁取叢不致。〔疏〕

注据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

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据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

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

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据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据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

得乎取穀。〔注〕据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

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疏〕

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疆。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僖曹伐衛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

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變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勳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

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

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宮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歷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

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

入之。故錄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入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序諸侯之上。貶。〔疏〕

杜云。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既云。楚主。

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

曷爲貶。〔注〕据圍鄭不貶。〔疏〕

注據圍鄭不貶。〇下三十二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

爲執宋公貶。故終僖

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

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

注古者至故罪。〇惠氏士

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罪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襄集傳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即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〇注楚前至見義。〇即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

是也。通義云：傳緣入文之篇，髡即見弑，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世貶耳。此與鞏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鞏有罪於隱，髡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

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

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

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

注据楚至楚人〇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

兩之也是亦兩事也

非兩之也〔疏〕

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

然

則何以不言遂〔注〕据侵蔡遂伐楚言遂〔疏〕

注据侵至言遂〇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

未侵曹也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

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

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

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

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

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〇注曹有至塞也〇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据諸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

別有殺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還伐衛，又失其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言征者上討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遠求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

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戍衛不卒。〔疏〕

通義云：畏。

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使，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

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

〔注〕据言戍衛行文。〔疏〕

注据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

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

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

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

焉。○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尅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贊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猶依違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刺之者何。

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

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

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

說文刀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別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

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偃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日。卽此文是。無罪日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成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傳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衛殺其

大夫元暉。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

穀梁傳云：畀，與也。杜云：畀，與也。襄二

年左傳：恧，畀祖妣。注：畀，與也。爾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說文：兀，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据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與使聽之也。〔注〕

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疏〕

注：時天至治之。○劉氏解詁箋云：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

以殷紮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

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

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

〔疏〕

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即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即執而言界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為無義日。此為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為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

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為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即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注〕 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

霸。書屈完也。〔疏〕

注据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

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為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

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醇霸業。今稱人似微者。故據以難。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

通義云子

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

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

注据屈至名氏。見上四年。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曷爲貶。〔注〕据邲之戰林父不

貶。〔疏〕

注据邲至不貶。即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

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襄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

所遭遇異。〔疏〕

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

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襄進之。如鄭婁子克瑋。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

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爲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

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

注楚無至霸事。○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圖宜申帥師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陳、滅夔、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蔣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疑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徒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徒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徒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疏〕

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

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耳。少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

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葵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葵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衛雍是衛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葵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圖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

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爲本期而

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侯。○注刺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譎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譎者。正以孔子謂之譎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卽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卽位之心。故也。無卽位之心。卽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闕本誤。如在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圖宋役也。按陳自齊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

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子田云。獻于公所。凡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在所也。史紀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

氏奇齡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

〔注〕据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

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注〕

〔注〕据狩于河陽○即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

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自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

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

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疏〕

〔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

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於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

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粗暢，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觀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者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

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疏〕

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行之

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

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欸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

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今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貴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殯，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憂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襄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歧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韓去葬，篡尙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寇之殺，宣公爲之，無

為貴款以冀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

杜云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疏〕

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

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為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

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王申公朝於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為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溫為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乎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

同古書多
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据常事也〔疏〕

注据常事也。○張氏尙瑗左傳析諸云左氏公羊皆以狩爲時田而後儒多指爲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

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

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

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

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

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上此爲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子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尙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

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謹致言狩。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彼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

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

上說是〔疏〕

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尙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尙在圻內。故爲近杜以爲晉地。非。○注公以至說是。○舊

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據以言穀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

包氏愼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

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疏〕

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爲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

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爲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僂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俱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爲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

謂此公
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

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

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廢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

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據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

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

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

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

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

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

注未得白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蓋必得

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子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爲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夫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惡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

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据殺大夫書〔疏〕

注据殺大夫書○通義云雖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爲叔武

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注〕据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

逐衛侯而立叔武〔疏〕

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

叔武辭立而

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疏〕

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

故於是己立〔注〕故

上稱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爲義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卽爲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卽殆爲不可也

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注〕

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

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

通義云時衛侯謀自

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治卽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卽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訝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假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

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叔武又曰公子顓犬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在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注〕此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

通義云雖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也○注此以至問之

○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子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為故問其稱人之義

貶曷

為貶〔注〕据他罪不見〔疏〕

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

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

注春秋至使子○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其全其為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難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

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疏〕

通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

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

殊。○注主書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卽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特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

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注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

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注〕

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疏〕

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爲衛力，按孔義未

明傳義當如何解。

爲叔武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助之。雖然，臣

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

之，使若無罪。〔疏〕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爲叔武爭文公助之之事也。○注：臣無至人

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惡矣。今律有千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爲無罪，而

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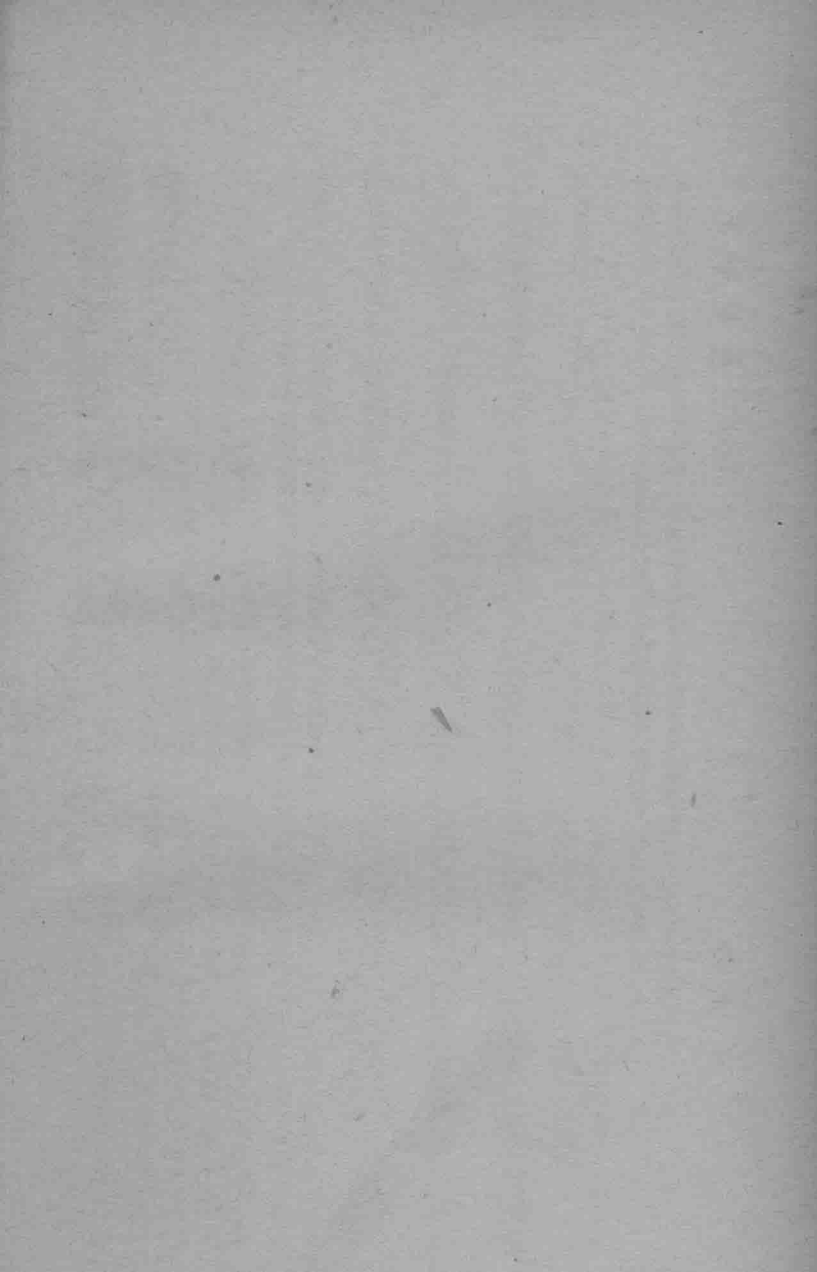
諸侯遂圍許〔疏〕

穀梁傳遂。總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

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云。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爲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爲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著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爲注在圍許下。與元咺無涉。且申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

辭通王命。是尙未復國。卽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巳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公羊義疏三十六

僖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

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篤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

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

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何以

不言朝〔注〕据諸侯來曰朝〔疏〕

注据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

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

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

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僂肅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鄭黎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

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圍許不能

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

霸功之廢於是。〔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

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葺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卽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爲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輒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常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玉人爲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意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說缺。如羅不補。威武諸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意。浸蹇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率

涉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
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滿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

注前

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

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
注時已至別也
○通義云衛侯

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顛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癩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

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
○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殺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
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

歸。故難之。○注据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

之惡明矣。〔疏〕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弼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

惡。曷爲歸惡乎元咺。〔注〕据師還。〔疏〕注据師還。○莊八年文。被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

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据以難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

八年。被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君入則已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卽此見咺罪

是也。〔疏〕注衛侯至是也。○以爲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

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

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爲出有惡。今爲天子所還。爲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慎言云。此爲對君

者敵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暉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閔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行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舍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為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

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

注稱人至退之。○決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為進之故也。毛氏奇歸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

去蕭絕遠。叢爾微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

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

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為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讓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

也。故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

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

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連大夫之始。是以謹

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矯。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播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播。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播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僂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僂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

左傳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

是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傳於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濰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濰良即今兗州府濰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樵左傳補注云水經注荷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

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

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据取叢言邾

婁田也〔疏〕

注据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衍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

重恥差深〔疏〕

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

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

注据伐至須胸○文七年公伐鄭婁三月甲戌

取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鄭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

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徧徧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据晉還之得爲伯〔疏〕

注据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

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界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久也

〔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

注魯本至

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詁箋

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鞍戰書取汝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為為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詰似失之按此為晉侯所班彼為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即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

禮也〔疏〕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

道二〔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

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為

成也上句中甸下甸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玉筮次用三玉龜始是一也三知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

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亦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啓蟄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卽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爲大，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涉也。

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

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簋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膏

言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禘矣○注禘比禘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晃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爲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禘爲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爲禘者以禘亦大祭非必專以禘爲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禘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禘則否故以禘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禘禘祠烝嘗同爲四時常祭而嘗大於禘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

祭較三時
爲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

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

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尙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不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卜郊何以非

禮〔注〕據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

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

尊〔疏〕

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下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

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闕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看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注昔武王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閔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月喪畢。成王卽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卽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僞孔傳同。詩鴟鴞傳。寧亡一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明卽位時卽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肅亦必有所受。或卽班固賈逵舊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尙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醴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醴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醴，殷曰粢，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

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為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為說。繁露郊祀云。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已卯烝之屬。又不斥尊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徧及羣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宮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為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据成公乃不郊。惡之。〔疏〕

注据成至惡之。○成十年夏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位也。橐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瑋。大羹不和。為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疏〕注郊者至

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宜小者。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為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据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曰。太陽之精也。通典注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

奠席至事之。○校勘記云。何校本。彙作奠。从禾是也。又出大圭不琢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琢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琢。又出推質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越。藁屨之尙。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實也。大圭不琢。美其實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實而已矣。又曰。埽地而祭。於其實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尙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彙席者。禮記禮器云。而藁屨之設。注。穗去實曰。藁。禹貢。三百里。納藁。服藁。藁。除穗粒。取稗。藁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簋。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性。藁粟。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

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屬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乎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

說之謬。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据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夫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戶。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妥。夏殷禮實。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

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

注方望至六所。四方

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玉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辰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陸則陸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辰。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卽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卽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

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所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

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酌。酌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

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管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謂也。不過其望。卽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曷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

成七年春王正月。臝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臝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

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緝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禘祫，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牝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

內自省責而已。〔疏〕

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

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饗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饗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剗改有作致，毛本從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織，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

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性穀梁傳言兔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臄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泰山河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撞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堯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彼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曷爲祭泰山河海〔注〕 据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

祭天性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

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

注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滌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於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子男。是卽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鬯。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鬯東作。鬯。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玉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爲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性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性幣菜盛饗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饗籩九牢。殽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籩七牢。殽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籩五牢。殽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羴芻。鄭

注禮器五獻祭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獻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獻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似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讀書陞錄云。詩有球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卽社稷之譌。蓋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蕭梁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服。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義或然也。○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柴。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作柴。又火部。燎。祭天也。柴與崇同此聲。故燒柴祭曰崇。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柴卽寮。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標之。箋云。白樺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標之。按大宗伯所記。總釋祀天神之禮。爾雅徒釋祭名。祭法專指祭天。每歲常禮。觀禮據鄭注。引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地瘞。○釋天曰。祭地曰瘞。注。既祭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云。瘞者。鬻也。既祭鬻藏地中也。祭法。瘞埋于黍折。祭地也。疏。謂瘞。繪埋牲。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也。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示有趨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爾雅釋言云。瘞。幽也。鄭注。

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地尙幽。故謂之瘞也。又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燎柴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焉。觀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則與爾雅祭法文同。而義微別。周禮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陰祀自血起。故書醢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明地元之屬。皆取義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磔而後埋與。○注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舊疏引孫炎又云。旣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繫。幽繫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繫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日月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廢縣。注。或廢或縣。置之千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廢置几上。遙透而祇之。若縣。故曰廢縣。又引孫炎云。廢縣。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觀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升卽廢縣也。大宗伯於祭山林山澤曰狸沈。注。祭山陵曰埋。然則觀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狸卽廢。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觀禮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澤曰沈。書大傳云。沈四注。鄭注。沈。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湛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候禳。飾其牲玉。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祭川牲玉並用矣。蓋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名浮沈者。對祭山曰廢縣。成文物必先浮而後沈。有或浮或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羣廢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廢縣爲異代法。皆非。爾雅。祭地曰瘞。狸。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沈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廢縣

則有陳列之善。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璧廢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廢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隴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藴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廢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廢縣而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廢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名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沈辜，候禋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廢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且兼明就祭之義，在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埋。此三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廢縣爲卽周禮之所謂埋，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埋，其說精確。不然，則與祭地之瘞埋何異？不燒而埋者，爲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注風磔。○釋天云：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蹶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旣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以況。醢辜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蟲。按：於文皿蟲爲蠱，蟲生於風。秦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醢，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蓋當時醢磔牲體，皆從胸臆解析之。月令於季春云：磔攘。又十二月大雉時亦磔攘。蓋磔牲以禳去惡氣，猶磔狗以止風也。○注雨升。○舊疏云：無文。何氏更有所見。公羊問答云：問雨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燹燎祀，禋師兩師，蓋燹燎而煙氣上達，故謂之升。與禮祀實柴，互文見義焉。○注燎者至燒之。○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三禮義宗云：祭天以燹柴爲始。然後行正祭。又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黃琮以禮地。又典瑞之四圭有邸。

以事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柴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醴。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瘞埋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實柴。燔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積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有或無也。其祭圜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疏云。卽少牢之肩臂臠胙。胙脊脰脊。橫脊短脊。正脊。代脊之屬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謂殊左右肱股而爲四。又兩脊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謂之全脊。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脛骨。三者肩臂臠也。左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脛骨。三者膊胙。胙也。共十二體。有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脊骨各三。正脊。代脊。短脊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脊。少牢十一體。去穀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涖以燎。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涖。漚也。王出于岸上。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性。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是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

而不合。〔疏〕

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澍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謹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

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尙書大傳。扶寸而合。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

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鄂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微。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卽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

後漢書肅宗紀。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

其靈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尙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與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與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與雲祁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與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至朝也。○詩大雅覺鬻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答云。酈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汜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

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

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

大者〔疏〕

淮南子汜論訓：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百川于海，能興雲雨千里，為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為恩多，是其義也。○注亦

能至千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

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

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

魯本不宜郊，徒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

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為言，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為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

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即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顏師

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為通。猶通途之通，轉為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

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

又有退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

秦風蒹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為訓也。左氏此

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

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

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

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

鬼神當加精誠〔疏〕

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譏郊未嘗譏君德不
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是其法也○注魯至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
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
是其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不書者桓莊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響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不
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為復古詩魯頌闕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織芥之惡必貶則春秋
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誠○校勘記出而
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龜從筮從皆言從與逆對知從為吉逆為凶變吉言從即書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
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凱曰其猶易稱闕其戶闕其無人詩曰巷無居人譏僖公不
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

杜云自為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

兄弟辭也義具上三十五年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書者

無出道也〔疏〕

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爲舅姑皆以婦爲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頃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

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

〔疏〕

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爲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志淇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

爲漕又東北五十五里爲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朝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公羊義疏三十七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

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爲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

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緇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卽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伋，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卽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爲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

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

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疏〕

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濮。函書地也。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劉炫述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

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為衛與狄盟。為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

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廔。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

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緄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卽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又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

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殺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殲用兵危不得戮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州今燉煌郡卽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卽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卽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冑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亦云惠公錫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冑也賜我南鄙之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虜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為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極為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殺。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殺在宏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嶠。大事表云。二嶠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釋文。殺。本又作着。左傳釋文。本又作嶠。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嶠。按今澠池縣有土壕鎮。卽土殺也。

其謂之秦何〔注〕据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

注据敗至稱人。○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為師也。是未得師稱人也。

夷狄之也〔疏〕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

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

曷為夷狄之〔注〕据俱見敗〔疏〕

注据俱見敗。○謂敗者稱師。稱人。與此俱見敗也。

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曰襲〔疏〕

注輕行至曰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上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

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繯勒晝伏夜行爲襲也按曷爲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作秦國入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

百

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

多險阻遭變不亡〔疏〕

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蹇叔百里侯對曰徑

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竄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及詢茲黃髮其卽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注行疾至必亡○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於殺之嶽巖是多險阻也

秦伯怒曰

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疏〕

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秦

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大略云望其墟舉如也注舉當爲宰宰冢也小爾雅廣名云宰冢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冢人之屬方言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塚冢也塚采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警記云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兒篇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盪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兩手。卽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手部。拱。斂手也。義皆合。

爾曷知〔疏〕

新序五云。詩曰。考夫灌灌。小子踰躄。言考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

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

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

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注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

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

殺之。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

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欽。本或作厥。同。盧文弨曰。說文作欽。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崑。崑。無欽。崑。義與傳亦不同。按釋文。

欽。苦銜反。鄒誕生。稽諡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厥。同。巖。五銜反。韋音嚴。閻監。毛本作厥。盧云。從注疏本作厥。說文止有崑字。十行本釋文。厥作岩。穀梁傳作巖。嶮。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嶮。木又作崑。音吟。一音欽。按說文。

作嶽。嶽，山之岑峯也。巖，岸也。苗，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嶽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嶽，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嶽乃俗字。穀梁別本作嶽，正字也。嶽，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工部，巖，嶽也。一曰地名，疑卽此文。選上林賦：嶽巖倚傾。郭注：嶽，巖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頤，曲頤也。欽，嶽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澗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秦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卽敗，必於殺，殺在二陵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殺嶽巖是也。○注其處至由也。○左傳注云：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與何注異。按嶽巖是山之貌，不得云兩山相嶽。此道見在，俗呼爲石殺土殺。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接，雨所不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義。通典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嶠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於嶽，嶽山南在夏后皋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卽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嶠山又名嶽嶽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嶮絕不異。東嶠明一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澗池縣界，略較平易矣。經義述聞云：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百里及蹇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殺之嶽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卽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

吾將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

穀梁傳：我將尸女於是。注：尸女者，收女尸。呂覽先識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

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宣十二年左傳：逢大夫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戰死於是，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聞云：杜意謂蹇叔以二殺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間，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引此傳及穀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嶮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人遇師必於殺，以當時形勢斷之耳。逢

大夫推子下車。因卽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爲立異耳。
○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爲證。非謂當時必有牀載尸也。

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

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疏〕

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事。禮記少儀去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肅拜。

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手自上而極下也。證以左傳云。閉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章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引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注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擯也。賓厭衆賓。此用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箐胸曰揖。手箐胸卽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擯。則又以厭作擯。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擯。此擯字正揖之誤。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箐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肅。揖。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尚書堯典。輯五瑞。五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傳。大衆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注。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冑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冑不

拜二語見曲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奠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奠釋文。奠拜。虛本作躡。與何邵公合。奠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奠拜。費解。據公羊注。則奠拜之拜。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奠則失容節。奠猶詐也。釋文。奠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祖稼反。又子猥反。虛本作躡。正義曰。奠。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奠。詐也。言箬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奠字。不知所。从玉篇。欠部作髮。云亦作奠。引禮記無奠拜。廣韻三十九過云。髮。經典作奠。攷髮。蓋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髮字於欠部。以爲从欠坐聲。與篇韻合。又虛待中本作躡。說文。足部。躡。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躡拜者。以甲胄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髮蓋躡之俗。說文。文。行遲曳。文。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此字从坐。从欠。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也。廣韻二十三魂云。躡。坐也。蓋以髮釋躡。躡髮一聲之轉。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疏〕

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又曰。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穀梁傳。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注。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還。還恐不相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已老。恐不得見子。○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注。商行賈也。周禮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

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靡率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功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奚施。見呂覽先識篇。淮南人間訓。奚施又作蹇施。

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

意矯君命勞之。〔疏〕

注詐稱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先識云。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擣虜吏。韋昭曰。凡稱詐為矯。注犒勞也。廣雅

釋詁。犒勞也。國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犒勞也。故呂覽云。矯鄭伯命以勞之。即犒之。○注見其至勞之。○校勘記出虜掠。云鄂本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左傳說弦高事云。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則東載厲兵秣馬矣。秦本紀云。至滑。鄭販賣買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是其恐見虜掠。矯命勞師事也。高士傳亦云。弦高者。鄭人也。秦穆公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乃矯鄭伯之命。以一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按。反滑當作及滑。蹇他。即淮南子之蹇施也。左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可知。

或曰往矣。或曰反

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

出。當遂往之。〔疏〕

左傳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反矣事也。口衆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概見。所以敗

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之。云鄂本同，蓋誤。閩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字剗改，當本作既也。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注〕然

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疏〕

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穀梁傳：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

輪無反者。○注：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作住，當據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喪服傳：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宣六年傳：然而宮衆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議，亦卽如是之義。猶豫留往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精極。○注：隻蹄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蹄，居宜切。一本作易蹄。穀梁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師古曰：騎，隻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騎，作倚，作蹄，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蹄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若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訓爲蹄，義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爲蹄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隻，木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蹄也。蹄與隻同義。易蹄也者，正以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卽此可見古本之作易也。夫抵假

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詁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踣輪注當作踣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踣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踣漢書五行志作踣師古曰踣隻也踣倚踣皆奇之通借服虔曰踣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即釋文之一本何訓爲踣者說文足部踣一足也段注云管子昔堯之時一踣腓一踣履而當死謂是一足刑一足屢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踣方言倚踣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間謂之踣雍梁西郊凡畧支體不具者謂之踣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注隻踣也又相與踣閭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踣重者矣踣重偏重也梁氏玉繩警記云穀梁倚輪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踣奇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志作踣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踣注當作踣隻似爲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踣即穀梁之倚也皆即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扚是也因之凡單數皆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

○秦本紀云襄公怒發兵遮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明其盡也下傳云此何以日盡也是其事也

其言及姜戎何〔注〕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吳

子主會也〔疏〕

注据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昭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申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

云按此注當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

姜戎微也〔注〕故絕

言及〔疏〕

注故絕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角之請戎擗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稱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爲其微書及也

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

〔注〕据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

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

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

〔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

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排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壘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通義云：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及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或曰：襄

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

左傳：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爲襄公親之也。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

喪尙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貶襄公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

兵，不稱人。〔疏〕

〔注〕据桓至稱人。○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卒於上年十一月，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据以難。貶。〔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

秦晉搆兵，始于殺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殺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疏〕

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

釋殯言主乎戰也。沈氏欽韓云：當從貶稱人之例。杜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于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無所迫，詐戰不日，此何以日。〔注〕据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疏〕

上二十二年傳

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据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咋謂林楚，注咋，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

盡也。〔注〕惡晉不仁。〔疏〕

注惡晉不仁。○校勘記出惡者不仁。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文公，諸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啓，自

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啓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峭隄，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強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

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癸巳於厯爲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舊疏云：叢有作鄒字者。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訾樓。按今本左傳作

訾婁，穀梁作訾樓。按叢從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訾婁二音則爲取音。鄒從芻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訾婁。注：訾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靈簞，訾婁邾邑。當在今濟寧州界。○注取邑，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

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谿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鹿軒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谿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

注月者至子孫○舊疏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傳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為念

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愼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

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內寢非路寢左傳即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即君之燕寢杜以為夫人寢非

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為小寢明矣范注穀梁是也左氏以為即安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為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

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皇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寢。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君之寢。平時則各居于其寢。傳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宮。左右媵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賈霜不殺草。李梅實。〔疏〕

左氏穀梁。賈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日。陰假陽威之應也。早賈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

自賈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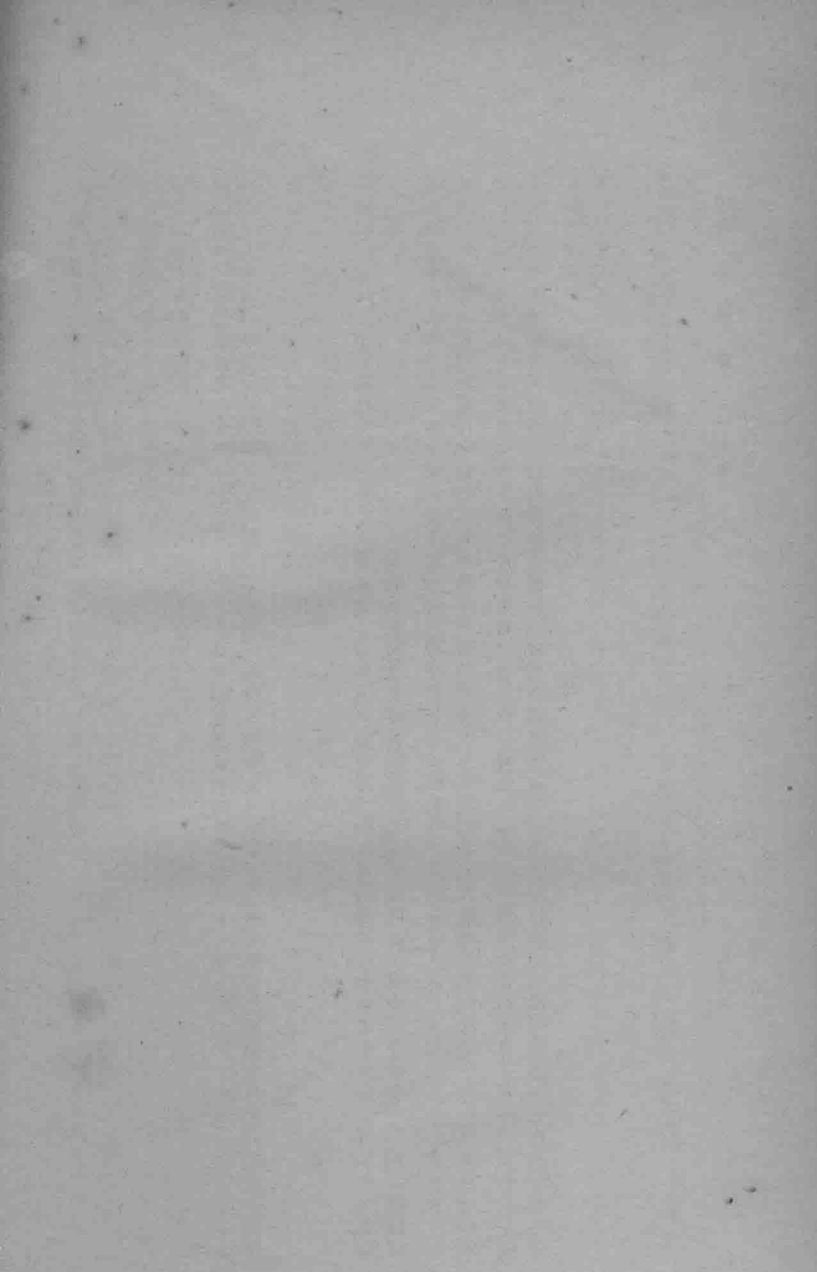
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應與此異。續漢志注引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賈霜不殺。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賈霜不殺。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宜殺草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彼疏。杜以長屨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

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周十二月。且亥月實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爲異。○注易中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綬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顯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綬，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顯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顯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綬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微皆以蟲爲孽，思心蠹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屨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殺，重殺穀。一曰：殺草之難殺者也。言殺穀，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殺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殺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殺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按釐公二年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爲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卽志之言殺穀知草皆死，言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魯僖公卽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按僖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卽本此經爲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

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限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恆煖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歉。厥咎煖。其煖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煖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煖夏則曷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敷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遂之專擅。萌於僖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卽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魯。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義疏三十八

文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證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

文。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

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卽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卽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卽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卽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卽位。桓亦繼弒君。書卽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卽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疏〕

左氏穀梁無朔字。王

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徧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慎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及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

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厯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

○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哈。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

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

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

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

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闈、禭等事，及事不言來。

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爲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二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爲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彼亦爲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爲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

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卽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卽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爲萬世張義，故專外諸侯爲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巳月之二十六日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

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義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圻外之國於時諸侯

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樅左傳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尙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則償注賜猶命也償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故大宗伯償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則毛伯當卿矣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

信也。按命珪新君卽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卽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

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

詩唐風無衣云。不
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鷩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明彼爲贈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也。○注古者至幽明。○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蓋今文家以幽明屬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篇。兩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與。以遠近詘幽明。而下屬史公。多從安國問。故蓋古文尙書讀至黜陟絕也。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部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公羊舊疏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者。卽謂巡行列國。考黜諸侯。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蓋小雅采芣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爵命。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韎也。而采芣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韎。則未爵命而君其國也。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袞及黼。卽覲禮所以賜諸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

曰王親命之。其卒章曰：因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即位。明爵爲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即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南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所主，無容混而一也。左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幣，蓋亦有玉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

惠棟曰：世本云。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貶遂如晉，故不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示譏，故解之。桓元年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己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為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為之疆。戚田。副職自戚入于衛。蓋其地潁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

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為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

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髡。字从兀。从

兀者非。左氏作頽。漢書古今人表。楚成王。憚師古曰。左傳作頽。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頽。頭頽頽大也。从頁。君聲。髡。髡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

紂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嗣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髮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恕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無道之謬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師者。愍其衆惡。

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卽彭衙。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僖三十三年。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殺人民。故愍其衆。惡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誓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也。○注師敵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傅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以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殽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辱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逼。故不許其得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云。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

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

注爲僖至主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圭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本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主之君不得祫祭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葢許慎據春秋左氏說曰衛孔悝反禘于西圃禘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性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葢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十六年左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禘所出公之主爾按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遠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石祫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文示部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示部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徐邈說云左傳稱孔悝反禘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

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懸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虞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焉。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慆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魂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靡。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

注禮平至反虞○釋

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

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滙作反哭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壙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覆置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簡字當作膾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盡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耐死者於先死者耐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二日而虞而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

哭也。士虞禮云：明日耐于祖父，則祭明日耐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耐而作主，二者微異。考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耐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耐所須，左氏據耐而言，故云耐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耐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耐，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耐後卽無事焉爾。○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卽謂卒哭之祭。比耐後之祭，猶爲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爲吉祭，卒哭比耐爲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耐言皆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

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麤。朔。示暇別也。〔疏〕

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葬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

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卽練祭也。以一葬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附於廟。隨其昭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時耐廟。更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耐奉以耐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耐廟。若不刻而諡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禫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雜記。自耐至於練。祥。周耐在練前。殷耐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耐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据此。安有耐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實。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耐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耐之神。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詒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

故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泚者因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練而祔。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祔。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極相隨之禮。極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極將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卽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語較禮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藏之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項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嚴訢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墻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墻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圖一尺。置墻下。已暮。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之中。西嚮壁墻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坵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尸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中笱以盛主。類聚引作北墻。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祔蓋卽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

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纘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墻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濶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卽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濶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墻者爲近理。周禮司巫職，共埋主，說文「受物之器，廣雅，匪，匱，筭也。則匪卽所以盛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匪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匪。衛宏漢舊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也。以石則謂之祔。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祔，昭十八年，徒祔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祔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祔，因祔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匪，亦不必用石。其石室所廟蓋正廟主，卽吉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以至栗。○論語八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逕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

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柏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按松容柏迫皆疊韻爲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稷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庸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證。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證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尙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入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證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證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蠹物二字，與上蠹物皆當劃爲一物。亦當爲膾炙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

注藏于至事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

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處，與室爲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据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

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

注禮作至月也。○禮

記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讖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襲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讖。後時乃讖。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之泯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祔而作主。卽係栗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祔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墮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木之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颺颺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共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遂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

注據晉至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

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

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

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僎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

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

注諱去至父矣○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

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卽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婁儀父矣卽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子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僎無別見若直言僎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旣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僎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僎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齊來盟泄盟不地者皆就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僎盟于防不去高僎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

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似未盡然。如晉晉處父。卽爲若得晉君。如邾婁儀父。則宜不沒公矣。今仍沒公。蓋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仇也。爲公諱也是也。而又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

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

校勘記出垂歛。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歛作斂。釋文。垂斂。左氏作垂隴。按。歛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誣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霓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洒洒。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洒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臞中。太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冲也。心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衆也。則讀禁爲嬰矣。元瑩。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

粹而吐氣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爲崇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成塗。與人困窮。後漢避瘍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檐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讐。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歛。左傳。懿公奪閭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禮記。左傳。空。壘。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濱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歛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歛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卽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

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注以不言旱。○僖二十一年夏大旱之屬是也。

大旱以災書。此亦

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

卽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是也。

○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

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

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部，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

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顛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篤，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詔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躋僖公，云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禘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

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禘者，對時祭之禘爲大也。時禘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禘禘禘禘禘禘者也。經不言禘，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誓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按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誓，正以此禘比時禘。爲大誓，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禘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禘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未應除喪，尙未合行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譏，在從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禘。○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文二年禘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禘。故知此年爲禘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同年時，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祫是年並舉，何所憑而知十一年禘也。唐韋紹禘祫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遞相承矣。今廟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類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況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閏則禘禘，於文則禘禘，經無譏禘祫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十八年禘數之，十年禘，十二年禘，十四年禘，十六年禘，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禘，二十四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禘，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禘，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也。按閏二年注云：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紹之議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紹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既無乖越。

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後三年禘。五年禘。一禘一禘。從今君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蓋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禘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數。卽位三年禘。後六年禘。八年禘焉。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筓。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

其鄉明。穆取其北面當敬。〔疏〕

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

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不入于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木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

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禋。壇禋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去壇爲禋。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禋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饜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執，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北扉，卽所饜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爲廟神之也。此廟室亦作寢室也。箬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箬。注云：屋箬，玉篇竹部，箬，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形儀禮小疏：西北扉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其所在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箬也。○注太祖周公之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問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注陳者，至尙敬。○漢書韋元成傳：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禮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當爲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

列南向。孫毓讓以合祭之昭穆爲廟制之昭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也。其制見於聶崇義之三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時祭時助祭者皆東向西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

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穆北。

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別爲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

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

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

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疏〕

注：殷盛也。○易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形禘禘年月說

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卽司尊彝之追享，禘卽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禮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禘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禘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卽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禘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禘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

法。周人禘饗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胤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饗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禘。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言嘗禘嘗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嘗疑祫之誤。嘗爲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嘗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焉。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衆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

及功臣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禘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禘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聚粟豐盛。輪祀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禘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禘。小禘。鄭氏謂禘小禘。大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禘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殷禮與。○注禘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禘合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於合。後漢書張純傳云。禘之爲言。諦審諦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稷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禘祭之尸。則毀廟之主。陳於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禮。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裸禘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子植禘。禘禘。禘嘗禘烝。注。植。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又云。諸侯禘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注。下天子也。禘歲不禘。並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曰祠。夏曰禘。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禘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禘。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特禘。特禘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於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云。卽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沃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沃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劉歆。賈逵。

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土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

升也〔疏〕

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商頌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卽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既稷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

與躋同見廣韻

何言乎升僖公〔注〕据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

注据禘至所升○卽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

譏何譏

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

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

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

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禘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禘謂祭於始祖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上，爲逆祀者，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禘後祖，恐是升僖爲昭。

則必降闕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闕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程。厲公。獻公。昭。真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申有伯御。弑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闕至譏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闕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闕公之上耳。正以闕僖同穆位。闕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闕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闕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闕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闕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闕。非直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闕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闕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闕。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闕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卽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

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祢。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祢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卽如遵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詔時君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合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旣以閔猶文之祖。則不得閔僖同北面西上矣。蓋殷人兄弟。爲君。同昭穆。周人兄弟。爲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爲重。生爲君。臣。死卽爲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爲兄弟。昭穆宜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至施也。○此何氏申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旣爲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之。則閔爲君父。僖爲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閔上。故譏之。孔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爲昭。閔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於閔上。不順爲小惡。康成何爲駁叔重耶。問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章實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則昆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注

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禘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爲父子。非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況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兄弟。死後爲父子。不知當禘祫時。昭穆合食一堂。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禘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爲僖。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愨公上。逆祀也。釐雖愨之庶兄。嘗爲愨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親不恭。而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據左傳。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膏肓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爲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

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疏〕釋文作喪娶。云本或作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注〕據逆在四年。〔疏〕注據逆在四年。○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

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注僖公至云爾。○禮

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昏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雖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注〕據吉禘于莊

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疏〕注據吉至三年。○閔二年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

義云。雖不言吉禘意。○注大事至復讞。○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作復是也。

三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

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又曰。創鉅

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非虛加之也。〔注〕非虛加責之。〔疏〕

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

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爲皆有疾病。不忍娶。

〔疏〕

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爲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追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

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有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傳矣。何注曰。悱。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讞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讞。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讞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雖明。故吉禘一讞。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讞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注〕据孝子疾病。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疏〕

注据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讞。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

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

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

非常吉也。

〔注〕與大事異。〔疏〕

注與大事異。○通義云：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祿，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

其爲吉者主於己。〔注〕主於己身。

不如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疏〕

注主於至之心。○繁露玉杯云：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

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於納幣成婚哉。〔疏〕

注變者至泣也。○小

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變讀爲辨，言誠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亦未明。說變字。

公羊義疏三十九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

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

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統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

〔注〕據原仲也。〔疏〕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據以難。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

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

從正〔疏〕

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為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僂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彼為魯主，故為恩隆王者。此為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曰：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執尊執卑，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為譏世彌，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為下大夫書字常辭，不稱王為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

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為秦伯，此書人，知為貶晉。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疏〕

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蝨，作蠓，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蝨者何死而墜也〔注〕

以先言雨也。墜，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蝨者，本飛從地上而下。

至地，似雨尤醕〔疏〕

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蝨，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蝨，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先實後石。

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墜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蝨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墜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墜也。亦作墜。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墜也。爾雅釋詁：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

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醜○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貫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醜。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螽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

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

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

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卽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譬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螽猶衆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蟲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寡也。說文蝻部。蝻。或从虫。衆聲。作蝻。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蝻。故何氏如此解。○注衆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焯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焯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蝗起乎貪。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

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由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蠡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蠡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蠡為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蠡之多。故為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為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為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
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為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
据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

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
注据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

○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即以救江。亦

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

爲諛也〔注〕諛詐〔疏〕

注諛詐○公羊問答曰。注諛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諛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諛詐辭也。衛風

淇奥篇傳。訓諛忘者。蓋懲之假借也。廣雅釋詁。諛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懷詐諛之辭。注諛詐言也。藝文志云。尚詐諛而棄其信。

其爲諛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

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

注救人至云爾○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辟者不在於擱格。在於批。注批擊

也。仇。椎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諛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徵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按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

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其文故爲

略〔疏〕

注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爲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是逆與至共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

高子曰娶乎大

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

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其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

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

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

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述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

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也。○明不言逆女子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爲略故也。○注不稱至廟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共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氏，以張君子不奪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

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卽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歷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疏〕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玲。周禮太宰職。太喪贊飯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

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

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糲米。含玉。

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

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常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璽。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謂玉。

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馱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瑋。周書王會解。王元僚。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

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搯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具。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

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

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舍且贈何。〔注〕据宰咺歸兩贈不言且也。連贈何之者。嫌据贈

言歸。〔疏〕

注据宰至且也。○卽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是兩贈不言且也。○注連贈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卽嫌責此贈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贈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舍之義。不見故

連舍贈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舍來也。去天

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舍也。主書者。從舍也。

〔疏〕

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譏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舍贈。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舍贈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贈。今榮叔以正使兼之。

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粉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舍。送。贈。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有無貶責。既含且贈。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贈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舍者。送者。又云上介。昭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據禮以譏非禮。非專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舍來。又兼副使行贈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送次之。贈次之。於諸侯。舍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

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共諸侯含玉之文。卽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昭姜。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贈。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僭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贈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昭仲子言天王。贈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贈。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遙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寧得責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榭。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贈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

觀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舍。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舍太晚。既賄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卽告天子。能卽遣人致舍。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舍。豈非夢夢。○注主誓者從舍也。○舊疏云。春秋主誓此事者。正欲譏其舍。而并責言且賄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誓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顯與之姓。〔疏〕

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

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

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據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疏〕

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

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至禮也。○何意以歸舍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士有棺中之賜。記稱舍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舍賵姜母。當文見讖。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讖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襚事。閏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讖而自明者也。宰咺齊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讖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錫。舍賵所不當舍。賵遲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讖。王爾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疏〕

通義云。不月者。自穀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都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

里有郡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都縣。爲附庸。卽今地也。縣入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郢都。傳所謂遷郢于都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

丹水故城爲舊郟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

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泚水篇泚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皆縣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

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

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

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業說文業叢生艸也象業嶽相並出也凡業之屬皆从業讀若泥業大版也从業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

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

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謹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謹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

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

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

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

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元甲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疏〕

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

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

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

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已。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

射姑

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

泄下曰漏。〔疏〕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閣。下閣則上壘。且閣且壘。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

穀梁傳。射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

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殫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疏〕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狐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殺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

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舊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審靜也。言不愼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

包氏慎言云。子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歷官於此年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

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欲視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

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闔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

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廟。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卽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慎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蓋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市。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雉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

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朔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麻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卽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且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高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高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宮朝高。追宮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高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則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凜。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

曷爲不告朔〔注〕据具月也〔疏〕

注据具月也。校勘記云。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

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

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

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意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

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之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

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閭。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閭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胸。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於歷當爲二月之十七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胸。左氏穀梁作須胸。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叢也。〔疏〕

注据取叢也。○舊疏云。考證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卽僖三十

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

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

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

邾婁與取須胸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卽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邾。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旬。讀下注乃申

明所以深諱故也。扈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并爲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譏故特爲諱辭。按上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爲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爲說。

遂城郛〔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疏〕

杜云。郛。魯邑。下縣。南有郡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

間。而遷郛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郛是也。一統志。郛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郛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胸爲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

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王臣。穀梁作王臣。釋文。本或作王

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王。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壬形近易混。○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故使無大夫〔疏〕

傳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

故明之。其有他義者。卽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卽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考宋世家。諫泓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租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爲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

縣四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昧以師奔秦。〔疏〕

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厯爲閏四月二日。左傳傳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卽此大事表云。闕駟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昧。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蔑。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

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秦師敗績。〔疏〕

注据秦師敗績。卽上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

敵也。

〔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注〕据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

注据無出文。傳二十八年。衛

元暉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

貶曷爲貶〔注〕据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

〔疏〕

注据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

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

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

穀梁傳曰：轅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

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衆以出，在外未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獯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返而趙盾更謀，夷獯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牴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何以

不言出〔注〕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

注据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

遂在外也。

〔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

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

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

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

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据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

注据新至盾名〇卽

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

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眅晉大夫

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眅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

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疏〕

校勘記云眅諸本同唐石經眅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

郤克眚魯衛之使。字从目从矢。釋文：眚音舜。本又作眚。丑乙反。本又作眚。音同。今釋文眚亦誤。眚。○注以目通指曰眚。○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眚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眚音舜。本又作眚。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眚。本又作眚。音同。字書云：眚，瞋也。以忍反。此卽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書叢錄：成二年傳，郤克眚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釋文：眚音舜。又作眚。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眚同瞬。五經文字：眚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眚字。眚，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眚當是曼字之譌。說文：曼，舉目使人也。从支目，火劣反。曼作眚。與眚字相近而譌。洪說是也。亦謂之眚。史記項羽本紀：梁陶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誦字音義亦通。故曼讀若颺也。又按玉篇：眚，目動也。以目通指也。與瞋同。莊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瞋。注：目動曰瞋。說文：瞋，開闔目數搖也。亦與瞋通。說文：瞋，目動也。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瞋得酒，亦與瞬通。集韻：瞬，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胸通。說文：胸，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胸，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臬，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王用何義？義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

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

注謂之至同惡〇僖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傳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為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〇注莒在至徐也〇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〇注一罪至五年〇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為再狄也故謂為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為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

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

釋文于暴本又

作曠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維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維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維之戎二傳文經無伊字省文也伊維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揭拒泉舉伊維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揭拒泉舉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維戎凡近伊維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俱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

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

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

月又書丙戌月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

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

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

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子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敖直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知也。未知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亦本此為說。

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

注正其至壅塞

○壅，釋文本作雍，今亦作壅。僖二十八年，衝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知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知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即正其義意也。包氏慎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難辭，彼遂以有疾，故言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也。敖罪重于遂，故何氏彼注云：敖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者，止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宗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記為斷耳。

何以不言出？〔注〕據慶父言出奔。

〔疏〕注據慶至出奔○即閔二年九月
 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
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

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疏〕
注諱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可使往，明尚未出境。

不令遂往，敖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有齊人脅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敖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日見

有罪則不可
使往之恥起

螺〔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

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維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歛，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涖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

注天

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冢宰、司馬，兼宗伯、司

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爲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爲大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營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曷

爲皆官舉〔注〕据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

注据宋至官舉
○見成十五年

宋二世無大夫，二世內

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

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

殺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

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按殺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

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矣。人